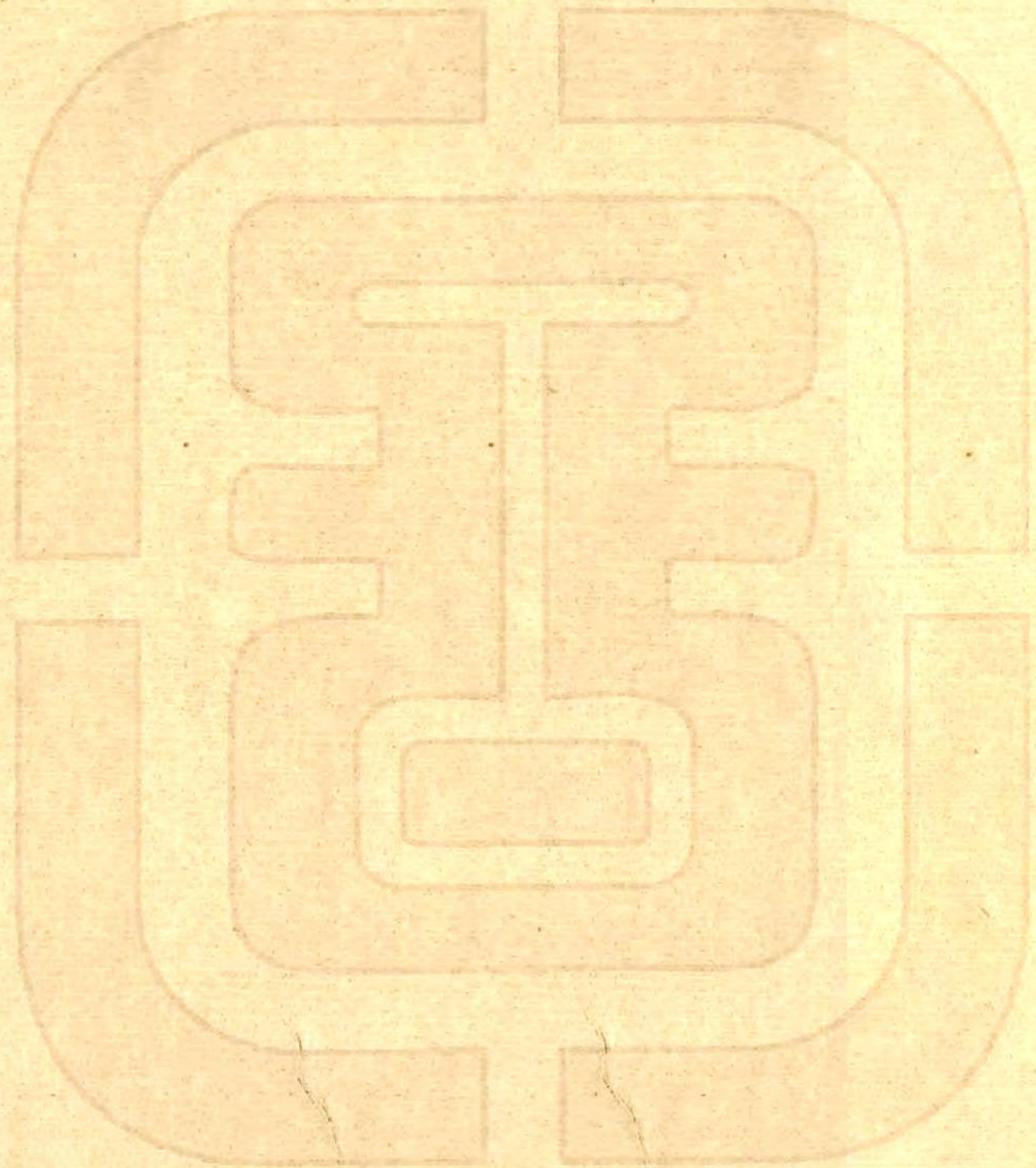


燕市積弊



待餘生著

燕市積弊

劍膽題簽

書

號

函一册

登錄號82388

序

武進待餘生君 寄京多年 乃余少時之好友也 為人蘊藉 瀟灑 博學能文 並嫻長於音律 昔年奔走銓曹 不甚愜意 遂棄而之他 維新後 投身報界 秉筆政 所發議論 多滑稽東方一派 頗能感動中下社會一般人之心理 其所著燕市積弊一篇 言言中肯 事事如繪 實足增吾人之閱歷 廣我輩之見聞 文詞淺近 義理甚深 自刊發於北京新報後 遠近各報爭為選錄 一時膾炙人口 至今稱道弗衰 適值本報賡續出版 同人飲於筵間 談及燕市積弊 為待餘生當時之傑作 若任其日久湮沒 不復見聞於社會 殊為可惜 故以再行刊錄 以供同好焉 愛讀是篇者 自必歡喜無量矣 囑余為序 余欣然援筆書之

民國二年五月一號即陰歷癸丑季春二月念五日也

仁和徐仰辰序於京師宣武城南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燕市積弊

錢鋪

待餘生



錢當兩行 爲商業中最大的買賣 能够流通市面兒 且與人有極近關係者 莫過於錢行 自從訂立章程以來 彷彿比庚子以先少點兒弊病 及至冷眼一看 還是虛而不實 若論扣平短色 裏拐外折 人人兒全都知道 也不必贅述 僅以現行規則而論 總算言行相違吧 前清時 由順天府雷厲風行 調查各錢鋪現存錢數 日久生懈 已成具文 又前次大家公稟掛行市牌 原爲公道起見 不想後來還是隨便的行事 偶有一二家掛著的 不定是幾天一寫 不掛的簡直就算沒那們檔子事情 甚至於一塊洋錢 就有三四樣價兒 彼時由十二吊往外 隨便云云 不然忽就漲到十四五吊一塊 他雖漲不了十成之四 買東西可是兩倍加增 趕到錢盤一落 物價依然照舊 往返上下一漲 才把

燕市積弊

待餘生著

市面兒弄得又亂又窮 這行弊病雖大 實在不容易辦的動 彼時中國官缺 並無一定 又無商會輔助 所以至今不見發達

藥鋪

藥材原有行 這個買賣很是不小 以京都而論 大小藥鋪 足有三四百家 這行買賣與人的生命 最有極大的關係 稍有不慎 爲害不輕 如同仁堂之丸散膏丹 西鶴年之湯劑飲片 可稱真實可靠 故兩家之字號 至今四遠馳名 所謂修合無人見 存心有天知者 良不爲謬 惟獨這小藥鋪兒 藥本就不很全 外帶著少而易乾 賣的再不踴躍 最容易攔壞 遇著貴重之品 每多不真 所以西鶴年賣湯劑 藥包上都有日期 就是慎重之道 若抓劑藥隔幾天再吃 實在不大相宜 今將小藥鋪兒的丸藥 素來是對付 姑置勿論 就拿湯劑說 大大的總得留神 甚麼分兩不對了 或是抓重樣兒 還可說一時疏神所致 獨於真假兩字 不可不防 如同眼目前兒的東西洋高麗各參 向是一樣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其餘尋常三七 厚朴何首烏 桑寄生等味 簡直的不真 凡用藥者不可不識

估衣

街面兒各種行業 不論大小 有算真正買賣 就有算是生意 凡言無二價 童叟無欺 多了不要 少了不行的 都叫買賣 若滿大要價 就地還錢 或用鋼口 或掉坎兒 或號暗碼兒 通通叫作生意 就拿昨天所說的藥鋪 向來總得在方子上號上個暗碼兒 不然抓一回就得一個行情 雖然 可還不差上下 惟獨這估衣鋪 簡直的是真正的生意 不信打他門口一過 他必要讓買甚麼 買甚麼 彷彿讓坐車的一般 每天打開包 總得把所有的估衣 吆喝一過兒 聽喉 甚麼賣了吧 瞧瞧吧 買這個 五吊八 趕到未從吆喝價錢的時候 他必得翻過底襟看暗碼兒 假如上面號著是十吊 還得打過算盤來 才能吆喝的

燕市積弊

白話中國公報
待餘生著

出來 爲甚麼瞧着碼兒這樣費勁呢 皆因他們都講對折下幾的 現今譬如明明寫的是十吊 這家要是對折下五的規矩 那就是四吊五 也有對折往上加的 並且他們本行人的暗坎的 都叫作筆 甚麼老渾筆 咧 柳字筆咧 桃字筆 番字筆咧 直頂到杓子筆算完 就是由一至十的數兒 還是這行生意 天下通行 可是本京人照顧他的很少 淨等那四鄉八鎮老鄉親來了 硬往裏拉 別聽他說言不二價 滿錢包錢 其實淨冤鄉下腦瓜子 按說金匾大字號 多大的血本 何如就改改行規呢 不行

梳廠

北京的梳廠 就是棺材鋪 這種買賣兒 利大無窮 櫃上買材料 單有手藝人去做 或京把兒 或直隸把兒 名叫了作兒的 吃櫃上的飯 作活可是料件子 以棺材大小 定他的工錢 不論多少工錢 可是

外有拉線兒錢兩吊 所爲不給人糟蹋材料 他們的做法 可不一樣
京把兒管好看 直隸把兒管結實 材料向分兜子 枋子 柏木 花板
普通的棺材 叫作杉木十三元兒(外省叫作桤木) 這種杉木 買來
的時候兒 每根一丈四 一截兩半兒 粗的叫根截兒 細的叫稍截
兒 應當一口棺材 照例六根兒半(十三元兒嗎) 甚麼銀錠扣啦 不
見釘子啦 全叫瞎說 如果要把弊病抖露出來 六天都說不淨 即便
說出來 終歸誰不用也是不行 僅以現在的新弊而論 只有兩樣兒
一是攪道板(六塊錢一百斤) 一是東洋松 道板是在城根兒買了來
可不能充正經料 不過是貼貼弄弄的 往零碎兒裏湊合 惟獨這東洋
松 可真傾的人不少啦 稍一力笨兒 就得上這個脫 每根兒比杉木
長二尺 價銀才合個一兩多 不信諸位留神看 只要瞧着顏色一發白
就是這個木頭 不論他怎麼樣兒上顏色 拿水刷子一刷 立刻就現
原形 奉勸買棺材的主兒 千萬別貪賤 還得上大字號鋪兒去買 要

燕市積弊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催顧了肥大放樣 價錢又小 管保都是他 外帶著別抬槓 咱們刷着
看 要是甚麼 一定是甚麼 這類的事 如果要跟買主兒說明 就不
算弊病 反正是木頭好歹 價兒上取齊 皆因他們不肯說 才算哄人
賺鬼 這還能說我刻薄嗎

乾菠菜

菠菜這種東西 分三樣種法 常年都有的 是園子貨 又叫水捆兒
清明前後下街的 才是乾菠菜哪 另有一種又短又細的 叫火燄兒
在乾菠菜以前 他才出來 這個菜蔬 其味苦澀 其性最涼 一般小
家主兒 貪賤而食 上頓不離下頓 所以每年一到這時候 拉出屎來
都是綠的 而且剛交春令 地氣將發動 土脈閉塞一冬 尤其不甚相
宜 北京的乾菠菜 都是四鄉人賣 最道路的遠近 定價值的高低
大半是越近越貴 越遠越賤 別看買賣兒不大 從中也有毛病 凡是

帶着黃土 全都打了絡兒的 才是地道乾菠菜哪 要是干干淨淨 挺支楞 就是泡過水的 更有一個風俗 說起來可笑 不差甚麼的人家兒 都要晾點兒乾的（老本京的規矩）必得第二年正月 拿他包餃子所爲又苦又澀好費油 細想怎麼個好法呢 不過吃個塵土味兒吧咧 並且晾他還得找陰涼兒（一晒就不綠啦）而今大乾菓子舖 還有賣的呢 大概總得兩吊一斤 奉勸愛吃乾的主兒 明年改改例 只要肯用那們些油肉 硬包點兒鮮水捆兒的 嘗嘗到底是那個好吃

金店

論商界名望最大 舉動兒款式 莫過於金店 其中可分爲金捐兩行 金店 向不攬捐櫃的事 偶有一二前櫃帶後櫃的 亦必有一樣兒不精 要說金櫃呢 不過是學化金 賣包頁 收買紅貨金珠 包打簪鐲首飾 沒甚麼多大意思 所以能賺錢的 就仗着後櫃辦捐 前幾年這行

燕市積弊

四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買賣 跟吏戶兩部的書吏都有來往 櫃上單有跑衙門的 不到文選司 就上捐納房（前清還有核捐處） 不是查條兒 就是趕片子（可以二八餘潤）甚麼註冊咧 核准咧 取結換照 交庫上兌 外帶着包攬 驗放上班 就盼者各省一開賑捐 比甚麼都合算 既不十成部庫上兌 豈非由性兒繞捐 省錢合例一切虛銜頂戴 以及雙月實官 各項升階 很有好大賺 趕到真要用著的時候兒 還得補交三班（雙月單月雙單月）假如補交留省銀兩 或捐免保舉等項 例銀有一定准價兒 加平可是隨便兒說說（不是說賺錢是應當一律）不信力笨兒去問 這家每百加九兩五 那家就許十兩零幾錢 由吏部一裁書吏 更省事啦 不必往衙門去跑 坐在櫃上一等 就有人來帮忙兒 細想這行買賣兒 最講應酬 先前櫃上多預備大煙 往往還待承客飯 所以指使這些碎催 都愛給他們跑跑頭頭的 話雖如此 還真有巴結不上的哪 您說這是怎麼回事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鐘表鋪

鐘表一行 以京城而論 會修理不會做 他們的能耐就在眼力腦筋 (俗說記性) 雖說可以配活 究竟不買外洋傢伙 還是都說不行 拿手工賺幾個錢兒 也算是給外國銷貨 要是遇見點兒新鮮玩藝兒 連拆都不敢拆 其實眼目前兒的方鐘木鐘 座掛鐘 八件表 不過都是那套 所賺就是力笨兒的錢 現在一兩塊錢就能買個表 不差甚麼都要帶 不想三天一擦 手工錢直比表價還多 即以馬蹄表說 八九毛錢就能夠買一個 擦擦可就得兩吊多 一年擦上三四回 大可以又買一個 這個算盤 打不過來的居多 而且這種玩物 萬不可一點兒不懂 假如連兩套的輪子都叫不上名兒來 爲甚麼捐納這宗冤錢 以八件表說罷 往往猛力一上 或把千鈎弄摘 或把鈎弦弄壞 自己以爲條斷啦 拿到鋪子 沒等人瞧 自己先說斷條啦 掌櫃的只好隨口答應

燕市積弊

五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說給您換 隨便收拾收拾 就賺你八吊多 凡這類的買賣兒 叫作自來送死 請想斷條摘擺全不慮 你還帶他幹甚麼

翎子鋪

翎子這行買賣 向來是山西人所作 以北京而論 共四十餘家 其性質也算是一種生意 (有暗碼兒) 並且又算是手藝 專跟官迷打交對 先前有海軍的時候 買賣稍見起色 後來一開賑捐 二百銀子就戴一枝 這行買賣兒可就發財啦 近來雖又大見減色 可是一個勁兒真貴 尋常的花翎 都得五六十兩一枝 要按以先的好翎子 都講紫三排 其次四五排 五六排不等 現在頂好的翎子 全都是亂紫 不信一根尺二的翎線 准得要三十多兩 若紫成一枝 合計是得多兒錢哪 新翎子雖是這麼貴 還算沒甚麼弊病 可就別拿舊翎子叫他們給紫 往往有等外行 專愛把他們叫到家裏去做 最可笑的是大瞪著兩眼叫

他們給紫 往往有等外行 專愛把他們叫到家裏去做 最可笑的是大瞪著兩眼 叫他們去偷(沒口舌) 若說起偷線的法子 比變戲法兒還快 只要用嘴一擱 往屁股上一搭 立刻就沒 可有一節 就怕不叫他挽袖口兒 其餘不論怎麼看著 也是白看 俗言說 空子眼裏頭有三堵牆 又不但專在翎線啦 按翎線原出於西藏 近在甘肅 名爲馬鷄 一根尾巴翎兒 只有六根線 這六根之內 還是長短不一 販翎子的客人 都奉回教 翎眼兒可是廣東的

附翎子舖的瞎話流舌

天演淘汰話不虛 世間萬物要得合宜 當令者生違時必死 才顯出新舊與高低 優勝劣敗爲公理 不加思索被侵逼 前段曾說鐘表舖 今再把 品級朝翎提一提 說來更比他行苦 專門一色帶手藝 甚麼叫花翎藍翎氣不忿兒 甚麼叫 廣東翎眼藏鷄鷄 說甚麼 尺二披肩大翎線 說甚麼 每根京足二兩七 這一共和乾願命 資本猶如付了

燕市積弊

六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溝渠 總然改良無法改 創出箭兒來不能踢 不過是 本行諸君毅力大 執業人多半是山西 堅忍耐勞向稱仔細 自能變法不著急 別看那時勢消磨生意去 幌子可給抬槓的

紅貨玉器

北京玉石類的買賣 分爲兩種 一叫玉器行 一叫紅貨行 其實紅貨也是玉器 玉器也是紅貨 從中又分出金珠一行 馬上金珠之類 彷彿金店的專利 不差甚麼有珠子的主兒 總拿在金店去瞧 要按珠石打眼 既都在玉器作 那一定珠子應歸玉器行的買賣 而今算鬧不清啦 玉器行以前門外門框兒胡同 爲總會之地 而且在教的朋友們居多 另有站在街上 得著誰問誰 賣甚麼 那可單是賺用錢的 可跟玉器行又稍有不同 玉器行有暗坎兒 講究是 土月牙黃又 標至莊壁啓 貨上貼的那倆字兒 就是暗坎兒的碼子 假如號的是土月流

兒（流兒就是銀子）卽一兩二 或一百二 一千二 都是他 各鋪各攤兒各規矩 跟估衣行一樣 也講究幾折 這種買賣兒 除了要講喝蠟之外 沒甚麼毛病 至於行市的貴賤 更不算希奇啦 要講玉器裏頭 就有兩類東西不够本（可是漢教居多）您猜是甚麼 頭一樣兒就是舊玉（現在歸古玩行啦）二樣兒就是珊瑚子 舊玉不論是齣子 是件頭 甚麼拱幣 昭文帶 以及槓頭 髮箍 鼻塞 糞塞 搬指鐲子等等 實在沒准稿子 我就知道把玉攔在火裏一燒 立刻就變鷄骨白 那位說火性大（不會拿臘跟麩子攀嗎）說到珊瑚頂珠兒要我真舊的 而今簡直的就算沒有 不是洋的 就是新的再不然就碎拚兒 有人說 這話未免過火 不 有是有 要拿出真正地道舊頂珠兒來 就是有點兒熬蠶（乾隆年間的式樣）碰巧了也許四個壽字兒（裝老的）您想要賣給誰 誰能喜歡他 這種玩藝兒 講的是應酬 譬如那位主顧得了頭二品啦 大掌櫃立刻就找這位的近朋友 商量着公送頂珠兒

燕市積弊

七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如頂珠兒是二百兩 連大掌櫃的一共是五位 得啦 你們四位 每位拿六十兩吧 下剩都算我的（那可不算你的）就是這些地方兒 彷彿有點兒生意 較真兒倒沒別的 嘔 是嘍

首飾樓

首飾這行 是專對於女界的一種買賣 最易冤老娘兒們 打新首飾的鋪子 叫作首飾樓 買賣舊首飾的地方兒 叫作鏤兒鋪 所爲的是這邊兒照高的賣 那邊兒就按潮的收（兩行相輔而行）要按這行買賣兒 各有各的手藝 打胚兒 爲實作 鑿花的叫鑿作 甚麼包金作 鍍金作（有火鍍電鍍的分別 電鍍省金子冤人）拔絲作 珊瑚作 另外還單有個孩兒什作（凡小孩兒所戴的 升斗鐘印 鈴鐺壽星 鐲鎖之類 都歸孩什作 只有三成銀）各鋪有各鋪兒的成色 不能一律 大半是大大字號成色好 小字號成色低 別瞧拿他本鋪兒的舊首飾 可以

換回原分兩來（幾兩首飾還換回幾兩銀子）那是作字號 說出七來銀子裏子裏也得點紅銅（頂高的首飾每兩點二分 不然他們使銅鑊者不花錢）可有一節 打的時候兒 可得有傷耗 萬不能一個蘿蔔頂一個坑兒（点銅者以補傷耗之不足） 就說打對白鑊子呢 先得由實作打胚兒（擗月工） 然後交鑿匠去鑿（料片子） 假如一對四兩的鑊子 打胚兒可得打四兩多 爲預備鑿作好往下擗 趕到蒸得 至少也得傷耗幾分（鑽下來的碎銀渣兒叫回子） 若是小字號點銅 可沒准數兒啦 譬如他應了三兩活 只有二兩銀子 也就那們對付着打得啦（湊合事） 其實這個算盤最容易打 別管多大成色 誰又拿首飾當錢花（庚子年可露了 兒啦 真花敢情不行）這行的真弊病 不在乎成色高低 就在他來回狄咕樣兒 今年興寬的 明年又改窄的 忽然這個花兒 忽然又那個花兒 鬧得老娘兒們無所適從 好跟他五馬換六羊 要求真理兒 是戴的起金的戴金的 戴不起金的戴白銀 人人兒打開這個算

燕市積弊

八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盤 他也就沒法啦 那位太太說 白的不好看 那們您還是包點兒金吧

綢緞

綢緞這行 在北京向分兩個銷路 一是洋貨布鋪 一是綢緞莊 東西全是由蘇杭江甯等處來的 可並沒有兩樣兒 不過現在身分兒日見其次 往後簡直的就算不能穿啦 如果照文錦二記 或是長記的綢緞 雖比當初次點兒 還差不了多少（價錢也可觀啦） 說到莫本 可就差的多嘍 早年講究是 蔣萬寧的庫緞 要把機頭立起一尺多高 能够不倒（多厚）這個字號可早沒啦 現在不過是甚麼朱義和咧 于啓泰咧 比較起蔣萬寧可差的遠遠啦 早年可是一錢九一尺 而今可是四錢七啦 諸如泰西緞等等 都要賣一兩多一尺 外帶着除了婦女之外 還是沒個大穿頭兒 以上所說 價饒貴 又不能染 所以擴充銷路的

法子 就在來回鼓搗花樣兒（跟首飾樓相似）輪到洋縐 正名兒叫湖縐（足見說湖縐扣縐花兒洋縐的主兒 別提够多們通啦）各種十兩八兩的縐子 叫作泊浣縐（俗稱博彥縐）所以湖縐杭縐 各有各的好處 有經緯線兒頭泡 穿著結實的 有看著細 一毛一大片的 另外有種東縐 專頂這種東西賣 東縐也分好多 次的可頂不上 必得雙梭加重 才能用的開哪 看寬窄花樣兒 都不差上下 可就是細看花邊兒 沒有南縐顯著齊 而且湖色雪青兩種 也不一樣 怎麼講呢 南雪青經線兒是雪青緯線兒可是藍的

再說元青這種顏色 更沒有北京染的好啦 就便真正青南縐 不但賊亮賊亮 穿著穿著 就變了黃顏色啦（足青靛藍 就得說北京）要說到縐子 是出在南京地面 現在常行所用 以三義廣本棧為最出名 其餘雜字號 多的很了 就便是縐緞行的人 還許背不清呢（何況我老力）這個三義廣 就在珠市口南邊兒 不留神直看不見 如全盛鞋鋪

燕市積弊

九

白話中國公報
待餘生著

所用的縐子 都是他的本棧（不然怎麼比別處兒好呢）可是三三 二八 聽說不在字號的好歹 那不過就在價兒上取齊 說了半天 有種至大的弊病 外行是萬不知道 不在價錢大小 就怕按照分兩一合 可就顯出抽了條啦 以洋縐說吧 早先一足足二十四五兩 而今只剩十八九兩（差多少）早先上稅 可是論箱 論疋 外帶還論顏色（紅的稅）而今雖然減了料啦 可是稅局子也按著分兩說（一個樣）不過縐緞雖貴 究竟還比穿洋緞上算 落地舊片兒 也是好的 真要二二三錢一尺買花兒洋緞 那才叫空子（空念控）眼頭裏三堵牆哪 即便怎麼好看 也叫窮人美 把新際兒一過去 可憐連塊鋪陳也落不著哇 或者說倒底兒省錢 那們您就請穿吧

當舖

俗傳當舖係罪犯所創 這話恐不大確 即以京都而論 足見是瞎說啦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這種行業 素稱裕國便民 其實不對 究其真兒 裕國無幾 病民太多 以北京計算 共有一百五十餘家 每年共得若干利 其官息當稅 才有幾何 若通盤核算 是有錢的得利 沒錢的反倒失利 經年累月 豈非人民越窮越窮 至於一切九八出啦 滿錢入啦 扣平小拐兒 耗毛兒 破月兒 種種不講理 姑置勿論 既不是強叫人去當 就得甘受欺負 最不講理的是爲他壓平 硬不使銀票（有保嫌遠 非得左右鄰對門不行）來回一搗亂 天晚了就得明兒贖 設遇頂五 又得一月利 這種取巧 真令人實在不服 論商業的性質 應彼此均沾利益 要照這行買賣兒 可稱價值進不出 就便打當賣頂貫二錢 不過賠點餘利 細想一年糟踏民間衣物 是多兒錢呀 常言道有指便指若據真理而斷 要沒當舖 少好些窮人

掛貨鋪

燕市積弊

十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北京有一種買賣 叫作掛貨鋪 所賣的貨物 就是居家所用的零七八碎 雜類骨董 以及古玩磁器 銅鐵鉛錫木器等等 是無所不有 這行買賣 向跟當舖打交對 每遇當舖打當的時候（當舖賣東西叫作打當）先撒貨條子 約請大家去看貨 鐘表歸鐘表鋪 首飾歸首飾樓 估衣歸估衣鋪 珠寶玉器歸紅貨鋪 剩下亂七八糟 才歸掛貨鋪哪 可是從中要有点兒袖器玩藝兒 掛貨鋪也能封（封價兒） 論這行雖非古玩鋪可比 也得有眼睛（識貨）拿起甚麼來 也得看個八九不離十兒（字畫可不行）所以天橋兒一帶 全都是掛貨鋪 遇著暴發戶兒（爲舊）的財主 或愛貪便宜的主兒（更不便宜）都愛照顧他 這其中也有許多毛病 雖不是拿假貨冤人 可是專做（念奏）花脖子（不行家不力笨）比如新出一種仿舊的磁器 他先陳列上 足朦一氣 這位假高眼一見 還疑惑人家不懂行哪 苦苦貪價一買 以爲掛貨鋪這下子漏啦（沒看出來就叫漏啦）拿到家中 連批帶講再一冤熟人 其實人家萬沒個漏

以新充舊 倒是有的 假如合義家錫器好 他所打的錫器就是合義 早年天成木器好 他做的木器就是天成 不信問問他那琵琶絲弦兒 鑼鼓響器價值 比買新的都差不了多少 你要聽他要價兒 還比新的 反貴的多啦 要說是冤人哪 也並沒賣假貨 要說不冤人呢 也算不大誠實 俗說貪便宜買老牛 實在是花脖子自找

香貨店

中國買賣物品 向不講究外貌 外國所賣的東西 最在裝潢上用心 往往裝潢比原物品還貴(如戲箱洋點心 花露水之類)所為精緻好看 你好花錢(叫你核計著 剩這門一個瓶兒 也是好的) 中國是專在皮毛上打算盤 你核算跟他多尋一張紙 都彷彿欠他挺大的情(一說是利薄 誰不叫你都打在裏頭呢) 惟獨有一行 專講究裝潢的 就是香貨店(又名熟藥鋪) 可為中國各行皮毛之冠 諸如陽高粉 玉露霜 嫩面光 錫盒兒皂 以及金花粉溫 全都有個式樣 不信買四塊定中

燕市積弊

十一

白話中國公報印
餘生著

元(胰子)管保一塊一個匣兒之外 還另饒個大匣子 這行出在北京 並沒有幾處 就是這三兩家兒 還定不大聯合(各作一門) 俱賣市平滿錢 言無二價 早年桂林軒 真能因為份兒底子錢 把一千多銀子的買賣 硬崩啦 (硬撞兒)說起這行的內容 向分兩路 櫃上是櫃上(沒手藝)作房是作房(手藝人)就拿引見胰子說吧 不過也是尋常的 胰子多磨一次 細粉也不過冰片多 論尋常胰子 講究洗幾捧水 好多的分別 一摸就能知道 假如乏胰子 撮在臉上 再一捧水 立刻就澀 要是好胰子 連捧三把水 也是滑溜的 要說冬加糖油夏加鹼 是一點兒規矩不錯 到了冬天 搽胰油一貴 簡直的賠錢(門市)要論真理兒 除去桃兒粉 棉花胭脂 常尋胰子之外 別無多大的好處 聽內行朋友說 這個人要長的既黑又慈蠶 你給他兩千銀子 他也不敢保你白 細想這行買賣 雖以閭閻為大項的銷路 另外還可賣點荒唐鬼兒的錢呢

磁器鋪

我國所用的磁器 出於江西九江景德鎮 本地分爲兩種 有官窯客窯的分別 如內廷所用 一切陳設器皿 全歸官窯所造 就便新的也很值錢 到了民間所用碗盞傢伙 通通叫作客貨 攔抱一百多年 也不大很值錢 不知客貨之中 還分爲兩等 一名關貨 (早年預備科場) 一名選莊 北京人賣磁器 就知道關貨 只要瞧着是這個花樣 省幾百就得 其實貴的不貴 賤的不賤 你越貪便宜 他倒賺的多 (頂到攤兒上是又登出一路的) 雖是家家必用 人人全不在意 不差甚麼都不留神 還不算沖口咧 客器咧 吧啦流星 那是明擺著的事 就拿這宗關貨 實在不容易瞧 不信我說個大概 諸位再去細看 要是錯了 管保來回 就以蓋碗兒說吧 花兒是一樣 個頭一般兒大 這家賣得六吊 那家就許五吊多 而且還是賣六吊的賺得少 賣五吊多的

燕市積弊

十二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倒賺的多 怎麼講呢 其中就在關貨選莊上分別啦 選莊的蓋碗兒把蓋碟兒蓋正 上下嚴塞合縫 用手一搖 係毫不活動 裏外口兒滴溜圓 萬沒有個歪歪扭扭 就便垛起十個來 錯口幾分都是幾分 要是關貨 又當別論啦 別瞧全是一樣 就怕蓋上再瞧 就擰了杓子啦 碰巧了蓋碟 跟荷葉一樣 用手一搖 狂離狂蕩 并且這個蓋碟兒大 那個蓋碟就小 垛起來再瞧錯口 就有錯三分 就有高出五分的 諸如此類 一言難盡 要不然 這行兒字號越大 價錢越貴的多 哪 俗言說 貪賤買老牛 一點兒也不錯 不想擺攤兒的 全是上鋪子裏去躉 怎麼他倒賺的多哪

嫁粧舖

凡聘姑娘(即嫁女)的主兒 不論大家小戶 貧富不等 但有一線之路 都得賠送點兒嫁粧 滿禮是男家糊好了屋子就得 一切陳設 桌椅

板橙 直到炕席毡條 都歸娘家這頭兒賠送 漢人淨管棹面兒上的擺設 不管棹椅木器 所以漢人的嫁粧 比滿洲省倆錢兒 買這些東西 都得上嫁粧舖 城裏頭那塊兒都有 城外頭是在東大市 以外城而論 這行買賣的正根兒 就是鏡子舖 其餘銅錫磁器 全算外行 也搭著由來已久 凡是買辦嫁粧的 都繞不過這本賬來 一來圖省事 二來有圖省錢的（含糊）也不管甚麼銅鏡子咧 銅盆 錫蠟阡兒 瓶帽筒 胰盒粉粧兒等等 全都買他的 甚至於馬子坐桶 全湊在一處 認起真兒來 除去箱匣盆景帽鏡兒 大小鏡支兒之外 無不多花一層錢（還沒好的 好的更貴）這些事 當初必是高人所創 細想好有一比 猶如茶葉舖賣鞭炮 藤刀舖賣紙錢兒 澡堂子賣猪肉 倒水的賣乾粉 饅餡舖帶鼻煙兒（內城） 刻字舖賣名片 金店裏打首飾 參局子賣丸藥 油鹽店賣香蠟紙馬 黃酒舖賣銀錠南笛 都是一樣性質 其美名曰 地道東西

燕市積弊

十三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絨線舖

絨線舖 是專對於女界的一種買賣 以北京而論 城裏城外作法就兩樣兒的多 內城是金壁輝煌的門面 謙恭和氣的夥計 甚麼戳枝花兒啦 木頭底兒咧 無不齊全 東四西單（牌樓）的大絨線舖 向來是圍著櫃的買 每天一到後半晌 粉白黛綠 車馬盈門 只要是位好主顧 後櫃預備座位 香茶煙捲兒 隨便得得 窮苦人家兒用點兒棉花線 真够三尺三的逛兒 其實買別的東西 也不見得便宜 不知線逛兒一長 肉報子自然的快了 就便賠錢 內中也有個背拉兒 惟獨外城的絨線舖 可就擰啦 至大不過的 是兩間悶頭排子 櫃上坐倆人 還是直衝盹兒 對於買主兒 直彷彿是仇人（一回就斷主顧 恐怕人家再來買）別管買甚麼 無一不貴 并且一家兒一個行情 就拿子茲說罷 早先有賣三個大二身 就有賣兩個大一身的 近來一長價

人 其中字號的好歹 不過在材料的好歹 旋頭醜俊上分別 相傳鞋鋪未開張之前 先得請砍旋頭的(獨門兒)他們饒自己不帶傢伙 還得大吃八款 這個鞋鋪發財不發財 就在旋頭砍的好不好 不然舊鞋攤兒上的舊鞋 會一個模樣兒呢(切旋頭)這行買賣雖然利大 傷耗實在不小 稍要一舊 就得打槽活(鋪陳市兒)鞋的尺碼兒 分爲三等 有老號兒 小號兒 中號兒 老小不多預備 中號兒用的主兒多(八四以下爲小 九六以上爲老 其餘爲中)向例的老規矩 讓大不讓小(過尺也有加錢的)所以坤鞋小孩鞋 才又出兩行 受影響不知 論起櫃上的夥友任甚麼也不會(早年會撥雲兒 近年不興啦 除了收活發活開面子 要貧嘴之外 沒有甚麼特別的能耐)你想搪有搪的 底作有底作 夾臉兒的單夾臉 緝口掛裏兒有女工 還有他們甚麼事情呀 惟獨這套貧詞兒 老是那套(全字號還不用)假如你一試 說緊 他必說懈頭多 你要說鬆 他必說還有回旋 夏天穿着緊 是你的脚發

燕市積弊

十五

白話中國公報
待餘生著

漲 冬天要穿着大 他說鬆點兒煖和 單有個手段的 就是叫你往貴裏買 除非你沒帶那們些個錢 算是沒法兒啦 只要你有錢 變着方法兒擠對你買貴的 譬如你要買緞子膝幫兒吧 尺寸叫你不合式 換來換去 換雙拉鎖子的 (合式)不怕五行八作的去買布鞋 他都能擠對着你開雙緞口 就怕這位死心眼兒 他算完了能耐啦

紙鋪

紙鋪買賣兒 向分兩種 有京紙鋪南紙鋪的分別 南紙鋪所賣都是文人 所用一切紙筆墨硯 宣紙信箋 圖章墨盒 時人字畫等等 無一不備 京紙鋪賣的是本京所造各色染紙 倭子 銀花 鞭炮 秣精 毛頭帳本兒 與裱糊匠水馬不離槽 雖都是言無二價 京紙鋪專能跟糊匠通行作弊 假如你自己買紙 僱人糊棚 裱糊匠還能去找錢 不信以高麗紙而論 外行買一張是四百 匠人買二百六兒錢 這還可

說人家匠人照顧的多 爲的是以廣招徠 惟獨一樣 無論京紙南紙鋪 全有這宗毛病 每逢論百的東西 向來不窮 頂公道不過是九十 八張 要問他們 說是預備下人扣底子 可是自己去買 沒底子錢 他從來也不給添 事雖微細 總算不公道吧

紙馬鋪

神紙向分三種 有大小五彩黃紙的分別 五彩神紙出在本埠 還算是 獨行的買賣(只有二兩家)所用的顏色 染鍋底子的居多 在亂光我有 個下人 每逢十月以後 他就去畫神紙 聽他說 畫一千張 才掙個 吊數八百錢(亂後可不知道啦)說到金皇 門神 以及金字斗方兒 開 市大吉等等 出在豐潤縣 那個地名兒 也叫作豐台(可不是彰儀門外 頭那個)這宗東西 餘去坐地抽厘之外 向來沒捐沒稅 聽說這行 給公家出過大宗款項 奏准的特恩 並且本地還立有石碑 永爲紀念

燕市積弊

日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着

近來因爲加捐 很打麻煩 每年運京發給各鋪 先發貨可以後付錢 如若不要 須在十一月內打退 趕到臘月 可就不行啦 惟獨這百 分 可分兩處做 皮兒是外來 穰兒是本京的 這個百分之內 最能 作弊(應當全佛一百二十張)不必說短數兒 管保這一年所剩的黃神紙 全都往裏攪 甚麼老壽星 娘娘馬兒 床公床母 全可充數兒 還 有一樣兒 有良心 可是從不換煞神 現在民國 這一行大受影響 若在十一月以前 誰還肯買他的呀 看起來甯比加捐還苦 噯 還有 楊柳青的戴簾增哪 糟心

香蠟鋪

我國以神道設教 故有香蠟鋪的買賣 其中多帶香貨(如胭脂粉之類) 卻是個外找兒似的 或有帶淘房(做素蠟的)就有不帶淘房的 至於各 種所燒的香 都在香廠子去躉 除去合香樓等大字號 自己有的廠子

門診內 外及男女小兒 診費不收費 診費一元 診費二元 診費三元 診費四元 診費五元 診費六元 診費七元 診費八元 診費九元 診費十元 診費十一元 診費十二元 診費十三元 診費十四元 診費十五元 診費十六元 診費十七元 診費十八元 診費十九元 診費二十元 診費二十一元 診費二十二元 診費二十三元 診費二十四元 診費二十五元 診費二十六元 診費二十七元 診費二十八元 診費二十九元 診費三十元 診費三十一元 診費三十二元 診費三十三元 診費三十四元 診費三十五元 診費三十六元 診費三十七元 診費三十八元 診費三十九元 診費四十元 診費四十一元 診費四十二元 診費四十三元 診費四十四元 診費四十五元 診費四十六元 診費四十七元 診費四十八元 診費四十九元 診費五十元 診費五十一元 診費五十二元 診費五十三元 診費五十四元 診費五十五元 診費五十六元 診費五十七元 診費五十八元 診費五十九元 診費六十元 診費六十一元 診費六十二元 診費六十三元 診費六十四元 診費六十五元 診費六十六元 診費六十七元 診費六十八元 診費六十九元 診費七十元 診費七十一元 診費七十二元 診費七十三元 診費七十四元 診費七十五元 診費七十六元 診費七十七元 診費七十八元 診費七十九元 診費八十元 診費八十一元 診費八十二元 診費八十三元 診費八十四元 診費八十五元 診費八十六元 診費八十七元 診費八十八元 診費八十九元 診費九十元 診費九十一元 診費九十二元 診費九十三元 診費九十四元 診費九十五元 診費九十六元 診費九十七元 診費九十八元 診費九十九元 診費一百元

其餘沒有的居多 一切黃錢 元寶 阡張 紙馬 也是外蕙 不過湊
在一處 爲買主兒省得東奔西馳 論淘房所造的白油神燭 門市分兩
有行分兩 各按各價 從不欺人 就是一樣兒 近於把持 舊蠟挂
皮子 他總是不應 硬說不行 其實是叫你另買)說到胰子呢 應當冬
加糖油 夏加鹼 而今刨去著名的這幾家兒 簡直的稀鬆 又如白速
定長壽料 金定 高香 線香 各家成色也不一律 往往還會出毛病
就說高香吧 內行講究 東山五二料速爲最好 不知凡是燒的香
多有栽嘴子之說(一頭兒好 一頭兒次 可沒法兒給分出來)不然香緇
兒 爲甚麼有上下呢 就爲的是叫你拿起來點那頭兒 按這宗行檔兒
既賣迷信家的錢 就該一秉大公 才對得起迷信二字 誰知由二十
六年以後 他也大長其錢 我雖是外行 估量着這行必要減色 怎麼
見得呢 皆因這種東西 並非人的吃食 要是吃食吧 不論多貴 你
都得買 反正誰也少吃點兒不行 惟獨這燒香 不過是個心願 格不

燕市積弊

十七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着

住該燒多兒錢 老燒多兒錢的 假如年底 每年向例燒十封 合洋一
塊 你一長價錢 他該燒十封 必然燒五封(還是那一塊錢)這個意思
總得設法通盤籌畫才好 別說近來燒香的日見其少 就便還是那們
多 貴了也怕不行 細細核計核計吧 我的大掌櫃的

麪 鋪

雜糧店稱爲六陳行 帶着賣麪 對於買主兒 向要市平滿錢 自命爲
羅羅公平 言無二價 不知這行買賣 極不公平 也格着甚麼切麪鋪
撕口袋咧 要錢串兒咧 住戶門房兒的幫子底子咧 都有點兒傷耗
所以弄來弄去 就擠出毛病來了 就以白麪說罷 向分四種 有頭
二蒸高的分別 山東鋪子每一套活 要磨兩石五麪 出的多少 是在
麥子的成色上取齊 麥子越次 越出的少 越高才能消的多 反正是
頭爛兒好不了 要是蒸麪 總得加點兒白泡兒(即白玉米) 往往加象

門診費內外科及男女小兒一切疑難大症出診視遠近酌收車費
北京西河沿中開路南前門外德勝門外

牙白的小豆 是爲蒸出來光亮不縮 透著個大 門釘兒 藥雙兒 全都用他 至高的玉麵 是擡白豌豆 混面是好好歹歹的一攪合 以上說的是磨房 還不算弊 趕到櫃上往外一賣 弊才多呢 假如初次給你送麵 每百斤准够一百零二 管保還用新口袋(重二斤多)送來送去 連口袋算一百 還是給你用舊口袋裝(連縫帶補四五斤)另外有絕大的弊病 叫作搖山底坐兒(行話)先裝八十斤次的 後裝二十斤好的 你若吃麪不好 他立刻叫你吃吃看 你想 多少人一頓飯能吃二十斤哪 及至往下再吃 也就不大理會啦 細想這是甚麼買賣呀 或者說 他們攪紅麥子 那不過爲有勁 切麵鋪的餅麪多愛用他(現在紅白不差上下)頂不講理 就是拿銀盤兒裏亂 叫人看着實在矯情 假如麪賣四兩銀子一百斤 銀盤兒是十七吊 要是論斤 總應當四分合錢啦(六百八)明明是六百八 他硬賣七百二(要問他 他說麪高)可是銀盤兒落到十五吊 他還是七百二一斤 而且銀盤兒逐日都有漲落 麪一坐兒 你又有甚麼法子呢

米碓房

北京老米碓房 都是山東人所開 相沿已久 原不奉官 據理而斷 當初必是不准車驟裝載 每逢送米 總是用人扛 無論多闊的碓房 也不敢使驟馬 假如硬改改樣 這就許犯私 山東人賦性樸實 原不會奸巧滑壞 惟獨這行 偏有許多的毛病 內城叫作碓房 又稱爲山東百什戶(當初只准串米不准賣 故名碓房)名爲賣米 其實把旗人收拾的可憐 只要一使他的錢 一輩子也逃不出他的手 輪到外城的米鋪 可又是一個特別的法子了 不信留神看 他乍一交買賣的時節

假如每百斤價銀四兩 看著真值四兩多 下回再送 可就不如上次了 你來問他 他說顏色稍有不對 下次送好的 及至下次 還是一樣 再一追問 他趕緊把初次送來的那米 給換上一點 可是價錢是四兩三啦 若問他因何漲錢 他硬說莫漲 實在係這回的老米強的多啦 以此類推 不可不留意 俗語說越窮越吃虧 這類人掙不着闊人的錢呢

煤 行

北京離山很遠 向來燒煤 不論大家小戶 日用必需 所以不能不睜着眼吃虧 先不必說南山北山 青煤紅煤 老瓜片兒 比石頭好 比煤次之好歹 就以分兩而論 簡直的是冤人 整總卸煤罷 一條口袋 總有十幾多斤 硬算剛五斤 不知何人所創 兩人抬着還要使活（就是鬧鬼）甚麼洗手錢 門口的底子錢 一眼不見 他還要帶點兒路煤

燕市積弊

十九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着

城根的煤廠子雖公道 無奈車上又有弊 草籬籬也裝 半道兒還有接手分肥 實在不行 快到門口的時候 找個地方 留下幾塊 趕到你卸完 關門之後 他再撿起帶着（此事目觀眼見）說到小煤舖兒弊病更大啦 雖說九五秤 其實每百不過八十來斤 秤可是九五 筐可不是一樣 兩隻耳子筐 連鐵鉤子算 剛十斤 其實十五斤也多 卸的多 另外有兩隻準五斤的筐 拿他說事 其餘爐灰地土石頭塊 更不勝其說啦 凡有理家之責者 不可不注意 事關居家必用 故爾先說 以後接着往下再說各樣積弊

食 鹽

食鹽這種東西 人人兒離了他不行 所以定為國課 官督商辦 特設鹽務的職官 甚麼運使運判 提舉運同鹽茶道 甚至於一個八品場大使 都算正印官 在長蘆兩淮 雲南四川等處 都有鹽場 按綱作引

(二年爲一綱)由商人承領分銷 至於做鹽(就是煎鍊)單有灶戶 商人之中 有散商綱總的名目 假如官場督銷溢額(即多賣)例有議叙 外帶着這個議叙 比甚麼都優 辦理已經有年 定有鹽法志 別看鹽商雖鬧 不殷實萬不能充當(得賠墊)惟獨鹽到了北京 可就出了弊了 京引公櫃 雖沒甚麼 一轉油鹽店 可就糟了(還得大油鹽店)一包鹽 五百多斤 按官價說 原沒大賺兒 他們所以能賺錢者 就在三樣兒裏頭求 頭一樣兒是 制錢折銅子兒 假如七十二個制錢一斤 格不住拿一個銅元 折六個制錢 豈不就合六百啦嗎 第二樣兒 北京賣鹽 除中鼎和之外 向不管分兩 不信買一個銅子兒的試試 大概也就够一兩多(合一吊多錢一斤啦)皆因北京人 吃鹽有限 (醬油黃蠟夾雜着) 所以不差什麼 這件事就不攔心 若到了鄉下 可不好辦 不然往往外鎮 常起衝突呢(專講吃鹽)第三樣兒 是澆漿對滷兒 每逢卸下鹽來 有麵糊 對麵糊 有麵湯 對麵湯 (可得開的 不開鹽就化嘔) 連泥帶水 撮在一塊兒 不信瞧京鹽 比那兒都黑 剩下蕪蕪等項 算是個外找兒 細想北京買鹽 得吃多大虧 往後煙稅一停 鹽斤再加價 既是日不可少的東西 大家也得核計核計 別叫他們由性兒啦

燕市積弊

二十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着

相面

世上有種相面 調坎兒說叫戲盤兒 可並非專在北京城內 凡是中國地面 全有這宗生意 甚麼柳莊相咧 揣骨相咧 麻衣相咧 萬相全編咧 本來就是冤人的玩藝兒 再叫江湖一作踐 易發弄得沒邊兒啦 所以說(相法百家皆一理 無師傅授枉勞神 有人解透其中意 點住秧子可瘳貧) 足見這行生意 是爲他們救貧啦 以北京而論 凡是山場廟際兒 以及天橋兒 無處不有 只用一支破筆 一個大的手紙片兒 淨等哈喇孫(切人兒) 只要你從他跟前過 他就得把你点住

(就是叫住)衝着你說 尊公(臉上氣色雖旺 心中動止不安)您想人生在世 不如意事 常八九 一聽這兩句話 覺著很是靠邊兒 焉有個不動心 只要你把脚畧微一停 他伸手就把你揪住 聽吧 甚麼五官咧 三才咧 五嶽咧 四瀆咧 苦這們一說 說是(欲知流年氣運行 男左女右各分清 天輪一二初年運 三四周流至天城)大哥 您貴甲子呀 假如你說二十八 他趕緊就說 嚶呀 二十六走丘陵 二十七走墳塚 二十八歲正走印堂 相書說得好哇 八歲十八二十八 上至山根下至髮 有無生氣兩頭兒消 三十印堂休帶煞 要按您這天中 天廷 司空 中正 印堂 山根 年上 壽上 准頭 人中 水星 承漿 地格 全都不錯 惟您的這額無主骨 眼無神 鼻無樑柱 嘴無唇 應該幹東東不着 幹西西不順 幸而您一生嘴直心快 不壞 吃得虧 讓得人 別看現在受點兒磕碰兒 將來老運一定亨 您想 既被他點住 (行話叫扣上瓜) 不是求財 就是找事 不

燕市積弊

二十一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着

是看月令 就是斷終身(失物尋人問病的從不相面)不論你說那樣兒 他跟你陪那套 反正求財謀事說日子 月令終身說後來 把你拍個勢不有餘的 還得 餽杵(送錢)想想這筆錢花的冤不冤哪(現在說不冤)這種迷信 往往真有博學的主兒 還要深信呢 硬說人的相貌實在關乎富貴窮通 豈不知凡坐馬車的 一切飲食起居保養 自然是稱坐馬車 要把趕馬車的打伴上也坐馬車 是彷彿有點兒不得哥們不用說別的 就比比腿肚子 也沒有真坐馬車的細呀 貴人蹲着吃飯硬說是猴相(侯稽音)豈非人嘴兩張皮那還抬甚麼呢 不論怎麼說 我反正不相 (行話我是朗不正花脖子嗎) 我知我這輩子犯招說哪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待餘生著

第二冊

燕市積弊

劍膽簽題

燕市積弊

序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序

武進待餘生君 寄京多年 乃余少時之好友也 為人蘊藉 瀟灑 博學能文 並嫻長於音律 昔年奔走銓曹 不甚愜意 遂棄而之他 維新後 投身報界 秉筆政 所發議論 多滑稽東方一派 頗能感動中下社會一般人之心理 其所著燕市積弊一篇 言言中肯 事事如繪 實足增吾人之閱歷 廣我輩之見聞 文詞淺近 義理甚深 自刊發於北京新報後 遠近各報爭為選錄 一時膾炙人口 至今稱道弗衰 適值本報慶續出版 同人飲於筵間 談及燕市積弊 為待餘生當時之傑作 若任其日久湮沒 不復見聞於社會 殊為可惜 故以再行刊錄 以供同好焉 愛讀是篇者 自必歡喜無量矣 囑余為序 余欣然援筆書之

民國二年五月二十三號即陰歷癸丑季春四月十八日也

仁和徐仰辰序於京師宣武城南

燕市積弊

〔第二冊〕

反喜

待餘生

社會有種至害人的生意 名爲反喜 叫白了 叫作吃反西的 其實並不是那們個講章兒 凡是以腥賭害人的主兒 管著冤大頭 就叫喜兒 是反過來 吃他的名稱 要論這種生意人 都在中等社會以上 真稱得起 出門兒車馬人兒 進門兒者噲是 一切氣派兒 頗類世家 丫頭老媽兒 嬌妻美妾 趕到做上人的時候 通通全算打裏的夥計 聊齋所說的念秧兒 那不過是行路的害處 這種生意 與念秧兒卻有不同 他們的作用 是遇着空子(念控)先下本兒 吃飯聽戲逛班子 你只要喜歡甚麼 就碰你的心眼兒去 兩三天的工夫 就能換心 並且直言不諱 告訴你 他是吃腥賭的 弟兄們既稱知己 焉敢隱瞞 等多咱遇着喜兒 我請您給我坐坐台兒(即裝裝假空子 其實是真空

燕市積弊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 著

子)不費多大勁 就做他個三千兩千的事 喜兒這們一聽 真是拿我不當外人(就作得是你)又搭著空子都愛要便宜 一聽猶如喝了蜜 外帶著他自己 就等不及啦 假如這天 約會某某大掌櫃的 某某世家子弟 都在家裏見 這種腥賭 總是晚上居多(白天露餡兒)真喜兒 早就先去等候 吃反喜的預先對空子 告訴明白 這個寶盒子是怎麼開 那個攤盒子怎麼蓋 只要一摸甚麼地方兒 就能變雙單(攤寶是一樣)真喜兒自然覺着很得意 以爲我乍出猛兒 就能吃人(傻小子)及至大家陸續來齊 一賭居然會贏錢不少(放給你哪)於是吃着甜頭兒 誰要散都不行 那知道 就在末後的一盒兒(無論是攤是寶)把所贏的滿拐出去 全都不够 譬如你半宵贏八百 這一下子 出去兩千多 立刻要走的要走 有事的有事 只好想法子 給人家錢吧 饒把錢給了人家 這位吃反喜的 還是直抱怨 那不是你好好兒的事情 你給弄糟啦 我沒告訴你嗎(本來沒告訴)你這們弄 是單 這們弄

是雙 誰叫你開錯啦 我跟你輸錢冤不冤哪(你還冤)這位喜爺 饒攤了成兒 還攤抱怨(誰讓你打算吃人呢)事到其間 也就沒的說啦(認命吧)近來一興麻雀牌 比攤寶牌九又省事啦 只要倆人一生點兒(就是用暗號叫張兒)拿過來就得 又不用找坑兒(地方兒)小班兒裏是大行其道 張三李四一約會 馬到成功 頭一樣兒 活副兒硬往外鬥 不准看手(別的牌 興看看你應鬥不應鬥 麻雀可以自由)這要是遇對手兒 還不淨擊給錢嗎 更有一般特別的吃法 是拍門硬找 你要推託不夠手兒 他就能寫字現約會人 甚麼某府的師爺 某中堂的幕友 或由電話上一約會 空子更信以為真啦 其實那頭兒 不定是什麼碎催答兒 及至來一問不是某觀察 就是某大人 只用四圈就弄你幾百塊錢 立刻這位也套車 那位也得去拜客 種種吃法 不讓明伙 恰似路劫 空子一輩子 也醒不了腔 所可怪者 社會的害幾至搜羅殆盡 獨於這件事 不見誰說 不知是怎麼回事

燕市積弊

二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腥賭

燕市者 非專指燕都市塵而言 凡關於北京街市上的害處 無論事之大小 僅就所知 特供獻於社會之上 使人人有所儆戒 不受欺朦 故不避勞怨 不憚煩雜 源源接續 所為匡風俗以正人心 雖不敢云搜羅殆盡 凡眼目前的弊病 大略無遺 其中或近於風俗 或關乎陽禁陰違 說出來亦覺無謂 就便不說 亦謂之掩耳盜鈴 如賭之一事 屢經官家嚴行禁止 各處抄獲賭局之案 幾至無日無之 真要說是舊風俗 恐有點兒說不下去 既是還有人賭 何妨我就說說呢 要說賭之弊病 千奇百怪莫甚牌九 最容易做人者 亦是牌九的活兒多(調坎兒叫人古文)牌九向分文武兩種 文的用白骨頭面兒 武的用黑牌文的講究帽棚子 為棹面兒上的玩藝兒 武的講究穿兒拐兒統 門報蹲拾 要說腥的 也是各分一路 黑牌不外乎三十三天 踏四五兒

(把四五点兒記住了一分開決沒有閉十) 文牌九大半用頂頭花的居多 (就是用針在白牌兩頭兒 做出記號 空子瞧着 彷彿骨頭上的綜眼似的 萬難留神) 假如閉十開門吧 骰子是三四高庄兒 么六扁兒 (別名叫兔子) 您想三四既然站不住 那還能打自手嗎 骰子既沒自手 頂頭的閉十 必然分給下手 每條兒老有個閉十在外頭 莊家還有一個不贏嗎 如用對子開門 可就不用兔子啦 得換蹦蹦豆子才行哪 (就是灌鉛的骰子 要甚麼是甚麼 假如對子在末手 豆子專打過 要是對子在三手 豆子必是打對穿兒) 還有甚麼夾棍報子 夾棍對兒 是每條兒裏兩副 只要庄家抓著一個 自然得讓庄家贏 諸如此類 一言難盡 好賭的朋友們 直不必賭啦 滿打官家不禁止 要長了也得沒褲子 再要叫公家知道 還得認罰 放著正事不去幹 可圖甚麼呢 噯 真愚

老虎攤兒

燕市積弊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原先琉璃廠有種擺攤兒的買賣 原叫貨攤 (俗稱老虎者言其最能吃人) 此等買賣 實在是一宗大生意 所賣的無非是些個銅器磁器 木器錫器 並各種玻璃鏡子 可稱得起擦乾淨 整舊如新 凡銅盆銅爐 或用水銀擦亮 或用顏色溜金 滑石的搬指圖章 做成舊玉一樣 甚麼水火壺咧 夾板兒咧 馬鞍子咧 一時都說不完 究其真來一樣值錢的沒有 要擺在街上 一看繞眼爭光 早先有鄉會試的年頭兒 淨冤南邊老 一個假白銅盆 都要賣二三兩銀子 並且他先弄個夥伴 假裝在旁邊兒添價兒 您要給二兩不賣 他就給添二兩二三 你一聽二兩三都不賣 想來是人家不够本兒 就便二兩五買了總也不冤啦 及至到家一考究 還是上了當啦 縱然找他 也沒的話可說 所以他有理者 就在你買銅准是銅 (生熟黃白兩可) 買木器准是木 (好歹不定) 並沒甚紙糊泥捏的 就不算冤人 至於價置貴賤 是出在你自己所給 准用強力賣給你不成 按這行買賣兒 專在北京琉璃廠 西河沿

前門外大街 擲子市 打磨廠一帶擺設 所爲會館各棧里照顧主兒多
近來街市不准亂擺攤兒 不知還往何處 只好有廠甸兒時候再瞧罷

老虎剪

北京有種夾剪行 是專打夾銀子的夾剪 幌子上大書齙口不管 軟口
保修 前幾年都在東交民巷 或是兵部街一帶 可是不獨賣剪 還管
夾銀子 甚麼每月散放兵丁的錢糧包兒咧 各部院津貼養廉咧 把這
行人找去 當堂一夾整個兒的銀子 三脾股半 就能夾碎 倆腿兒飄
起來 要講究多高 從中有弊病 就是老虎剪 怎麼叫老虎剪呢 皆
因他們的剪口 會吃銀子(剪口底下有縫兒)假如這一剪下去 兩邊兒
一擠 能够整條兒往裏掉 外帶着一邊兒夾 一邊兒抹白砂子蠟油
管保回平還要够分兩 您說僭們北京人 够多們能 往往錢鋪 挑剔
銀子裏有蠟油 大概就許是老虎嘴裏掉下來的吧

燕市積弊

四

白話中國公報印
符餘生著

酸梅湯

每年一到夏令 北京有種賣酸梅湯的 名爲是小買賣兒 可也不得一
樣 真有擺個酸梅湯攤兒 得用一二百銀子的 甚麼金漆的冰桶咧
成對兒的大海碗咧 冰盤咧 小磁壺兒咧 白銅大月牙兒 擦了個挺
亮 相配各樣玩藝 用銅索練兒一拴 方盤週圍都是銅釘兒 字號牌
也是銅嵌 大半不是路遇齋 就是馮緣齋 案子四週圍 圍着藍布
並有冰振梅湯等字 全用白布作成 上罩大布傘 所爲陽光不晒 青
銅的冰盞兒 要打出各樣花点兒來 早先講究西單牌樓邱家的最好
准保是開水 一點兒沒攪合 輪到前門洞兒的九龍齋 可就未必啦
不過比別處兒 總還強的多 爲甚麼必得拿月牙兒當幌子呢 應當是
帶着月亮就做得啦 說解渴帶涼 可是得開水 後來人心越來越詐
誰能幹那傻事情 只好弄點兒酸梅湯兒對糖 苦這們一霍弄 再拿

生水水一放寬湯兒 喝了怎麼會跑肚拉稀呢 現在既講求衛生 這是頂要緊的一件事 凡是警察當注意的 就應切實調查 應當是交甚麼節令准賣 甚麼節 爲止 從中調驗出涼水來 應當怎麼判罰 這可並非有意跟小買賣爲難 實是講求衛生之一道

搖茶碗

社會上的生意玩藝兒 近於賭類的居多 諸如菱角絆兒 憑天轉 猜五度 抽籤兒 砸十點兒 黑紅儘 棋式 六地兒 紅魚 二十一地兒 骨牌 抓子兒 抓紙捲兒 汪杆條(就是二根籤兒)無不講究要錢 外帶着還是沒一樣兒沒鬼 俗言兒 哄不盡的愚人 拿不盡的賊 其中有種公道玩藝兒 就數搖茶碗 雖發源於鄉間 可跟前年彩票性質相同 怎麼搖法呢 是用幾根竹籤兒 先抽號碼兒 再按照號碼兒的先後次序 用骰子叫買主兒自己去搖 假如十個人吧 誰點兒大 誰

燕市積弊

五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得一個茶碗 不過核計起來 比賣多賺幾個錢 後來磁器一貴 不必公家禁止 他們就不幹啦(不合式)就說那套缸口兒 想起來也倒有個聽頭兒 手拿小銅鑼兒一面一邊兒打着 一邊兒喝 說你也抽 我也抽 公道買賣兒不抽頭(够加一啦)誰願意 誰掏錢 四個大的玩藝兒 作甚麼難(可見十個人才八百錢 而今上那兒買去)譬如把十根籤兒 都讓出主兒來 他又說 十號籤 都賣完 瞧瞧那位的彩氣鮮(找轍)伸手抓 觀仔細兒二抽了個三號好福氣兒 說三號籤 三月三 王禪老祖下高山 下山不爲別的事 搭救徒弟薛丁山 給你盒兒 搖三搖 我忙接來仔細瞧 喝 搖十五 佔住了會兒 回手又抽一根棍兒 你們大家瞧 別猜悶兒(假如他抽了一個號)他又說一號籤 一道兒聽 薛白袍 去狂東 三箭奪取東海岸 走馬稍帶鳳凰城 交給你 恍三恍 掀開大家看端詳 喝 你搖十點兒 乾著急 有個十五在頭裏 吹啦)以此類推 各有各詞兒 您猜怎麼着 費了這麼大勁 唱的這

麼好聽 還算一行生意 歸老包堆 每個碗多賣幾個大錢 雖說算不了好事 比起那些腥玩藝兒 還算有良心

假票子

世間有種最喪人廉恥壞人品行之事 莫甚於行使銀錢假票 其中千變萬化 搜索枯腸 以求達到害人之目的者 不過騙人幾個錢 官場屢經拿辦 嚴定例章 明查暗訪 至今仍不見悛故 邇來偽造之法 越出越奇 想假票子的名目 向有兩種 有軟活 有硬活 軟活是用筆描畫 硬活是照樣仿刻圖章 一切傢伙、稱假圖章爲傢伙全跟真的一樣 不過都是薄片兒 用的時候 把兒是用紫膠現安 除去這兩種之外 有種挖補 其挖補之法 是用真的改成(如以少數改多數之類)此等事出於窮困所逼 不顧廉恥 尙有一綫原諒 惟獨這小錢鋪兒 也藉此找點兒便宜 早年有造假票子的某某 因年節不好過 在某錢鋪

燕市積弊

六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買幾十張空真篇兒(號頭是另編本鋪可並沒這個字)自己上槍(錢數兒)各處行使 即至到了本家 用筆一勾 你要說明明是真的 現在的號頭兒就沒這個字 就便怎麼說 也是不成 近來又有某小錢鋪 故意把兩吊票留出挖的地步 迎首也不打 對口也不印 也不打背後圖章 淨等着人一挖補 他好關兩吊 爲這麼一個小便宜兒 不定害多少人 要據公理說 世上沒有這類人 也沒有這個事 可你爲甚麼偏給他留着挖補的地方兒呢

菓子市

菓子市 向來跟作小買賣兒的打交對 各有各行的經紀 卽如棗兒有棗行 葡萄有葡萄行 西瓜有西瓜行 挑脚的有筐鋪 發貨的客人卸在市上 由經紀賣給行分兒 從中拿用錢 而且這筆用錢 還是不一樣 有每吊拿四十 就有拿六十 就有加一 加一二之說 每到八月

初十起 一概雙用 所以市面上買菓子 跟往日不同哪 這個規矩 行之日久 苦人也不以為怪 直頂到鮮花店裏 買点兒晚香玉 攔着 你都得給拿錢(不管是行分兒不是)要說既有這個規矩 也不能說他是 弊病 惟獨有筆噎隔錢 實在希奇 譬如發貨的客人 把貨交給了他 們 自然是憑他們數個兒啦 行分只要掖給他們倆錢兒 就能數的多 手 (快嘴慢)其實行分多數点兒菓子 噎噎錢也得多給(沒多大便宜) 客人是大瞪着倆眼 吃了大虧啦 看起來市井之上 直沒一處兒沒弊 這麼点兒小事兒 從中還有個營私呢 噯 可怎麼好

香面攤兒

社會上有種生意 專賣夏天所帶的香面子(近來連真的都不興啦)每在 山場廟際兒 高支布棚去出攤 論他的東西 就是點兒粗香料(胚子)擺 着點子熊爪 死猴兒 淨仗著流口撇 招的一般村姑村婦 圍了個風

燕市積弊

七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雨不透 就愛聽他一邊兒弄着 一邊兒么喝 假如他拿起一塊木頭 別管甚麼木頭 他硬說他是檀香 嘴裏立刻就唱 說大檀香 真又真 (皆因是怕人說假)樹又大來根又深 採香的童兒採了去 老君爐裡把 他焚 點着火 冒青雲 各洞神仙都來聞 神仙都有聞香意 何況你 我在凡塵(白)貨到街頭死 肉賤鼻子聞 我這宗材料 清香異味 諸 位不信 來來來 我敬您一鼻子(嘆)衝著大家臉上一吹(不怎麼樣)趕 緊他放下匙子 又抓起那塊 假如說是雄黃吧 單有雄黃的一套 說 是大檀香 我送停當 回手又拿起雄黃香 能避暑 又解涼 能避五 毒不生瘡 走陽溝 過茅房 死驃馬 臭牛羊 把我的雄黃帶在身上 不見臭味兒淨聞香(白)這宗材料 避五毒不受五毒之害 避瘟疫不 生瘟疫雜災 接着又唱 買一包 又一包 包包裡頭都是好材料(屈 心)(白)您要買我這香面兒 多少錢呢 多了不要 少了別給 共合 三十六味 一料全香 每包賣你六個大 你買十包 餘外還饒兩包

中國數目論打 大概就與在這行)(白)還有那位 還有那位 來來來
我再把冰片、麝香 兩樣兒 大大的饒上你兩匙子 假如還沒有要的
他接着再唱：說你們有眼睛不識珍 回手再加上海南沉 海南沉
海南沉 想起當初一輩古人 齊國有個燕孫臧 他與龐涓是仇人
龐涓擺下五雷陣 要害孫臧的命歸陰 孫臧手使沉香拐 打的那 妖
魔鬼怪不能近身(白)我把這幾味 通通的加上 共合四十味加料全香
那位要 那位要 算完 話雖也是這們說 真還有打算買 站在那
兒老不買 淨等着加料 想想這種空子 要叫他愛國 合羣 保種
豈非比登天還難 這事並非我嘴損 皆因往街上冷眼一瞧 大半全是
這類事 可怎麼好 我的老鄉親

散包兒

人間如有喜慶宴會 以及紅白大事 都得用酒席 所用的酒席 分爲
兩種 一是莊眼兒 一是散包兒 莊眼兒雖說用的多了 有點兒弊病

燕市積弊

八

白話中國公報印
待餘生著

究竟還差不了多少 能多賺幾個錢的地方 就在乎蘿卜快了不洗泥
惟獨這散包兒酒席 可跟莊器兒大相徑庭 又沒有金匾 又沒有鋪子
就仗着要人兒 凡用散包兒主兒 必在厨行裏們有個三親兩厚 未
從要辦事之先 必得把這位熟朋友(厨師傅)請到他家 預先說明 有
多少號人情 得用多少桌菜 早晌用甚麼 晚晌用甚麼 要究其真來
並非是人家散包兒 跟他鬧鬼 只要本家兒一說怎麼省怎麼好 那就
掉在他的網兜兒裏啦 不怕開好菜單 也就是早晌看四桌前臉兒 一
到後來 是有甚麼是甚麼啦(如攪絲不擺頂馬兒 攪盤兒改炒肉之類)
頂不上算 就是自己買調和讓他去做 不論甚麼交情 也難免糟踏
或者說總得脚行(就是走點兒)那倒未必 抽股冷子 扶起點兒來 設
或有之 至有交情 也不過是你的臉面 厨師傅會說 巧媳婦做不出沒
米兒粥呀 一到後半天 甚麼爆羊肉啦 豆腐湯啦 全都往
上 有個別名 叫作早齊晚不齊 奉告辦事諸君 要有多兒錢 就辦

多兒錢的事 千萬不必瞎湊合啦 熬盡

賣野藥

中國有種江湖 俗稱賣野藥兒的 跟衛生之道 大有關係 門戶兒雖然不一 性質卻是一樣 有拿着串鈴兒下街的 有扮成軍人的樣兒出賣的 有印点子傳名單兒滿市井撒散的 有在各茅廁尿池黏貼報子的 有坐鋪出攤兒帶賣鋼的(就是連批帶講)有拿把戲場圓年兒的 甚至有以刀刺腿 挑光子兒的(就是賣那點兒血)甚麼百步止嗽 甚麼吃了就好 以及春方兒打胎 長陽種子 瞧香看病 總名都叫老合(生意)雖說哄人倆錢兒 實在與衛生有碍 如果人民都懂得相不貼空(念空)他們也就吃不成啦 推其所以的根子 大半由於怕人的病症所致 假如花柳臟瘡 又求着快好 又叫人知道 所以才搞這空杵頭兒哪 俗言說得好 是相不上當 空子眼頭裏三堵牆 瞧着也可笑之極 曾記

燕市積弊

九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得亂先有個朋友 素不通曉醫道 這年趕上霍亂 他瞧出便宜 可就治起活兒來啦 在某廟賃了兩間房 門口掛了兩塊匾 屋裏掛了四條銅人圖 買了幾包藿香正氣 弄了幾個三梭子針 苦這們一扎 及至霍亂季兒鬧完 他除去房錢火食之外 剩了一百多兩 要這們看起來 就不怪冤人的太多啦 噯 總是願意 怎麼能怨人呢

註(相)是行家(空)是外行(掉杵)是花錢

賣花婆

世上有種女界的生意 俗呼爲賣花婆 美其名曰 客人 張的張客人 李的李客人 其中有好有歹 可是流品不一 也有孀婦無依 藉此謀生 好撫養兒女成人 以接繼自己的桑榆暮景 就有男人在家 閒著納福 叫女的出去滿市井冤人的 在古時這種買賣 原是在下街 而今講究自己入內 記得崑崙裏頭 有齣花婆(可是鮮花)也彷彿是吆喝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一上場就念(萬紫千紅色色新 肩頭擔盡洛陽春 一聲喚入紗窗內 忙煞梳粧鏡裏人)就便蔣興歌 重會珍珠衫的薛婆 也是在大市街前吆喝 才被王三巧聽見 喚至樓上 於此可見 女子賣花全是吆喝啦 現在都是提溜包兒 走千家門兒 入百家戶兒 甚至有年輕的少婦 也作這種營生 凡他所賣的物品 全是在各鋪子現取 賣出去算賬 賣不出去再退還 除非定打首飾 是專給你去定 直到綾羅綢緞 都是活的(能退)甚麼坤鞋 女帽 圍腰兒 手套兒 桂花胰子兒 玫瑰鹹兒 頭繩兒 腿帶兒 宮花脂粉 頭油兒 簡直的說吧 你只要說的出來 他就能給你辦的到 他那個包袱 直是一個萬寶囊 細一核計 姑無論東西的好歹 反正他拿加二用(這是公道的)再要赶上冷熱貨兒 往往他也發個小財兒 要不然 五馬換六羊 跟你裏亂 老娘兒們不會打算盤 就受他的鬼吹燈 我想買甚麼 既有甚麼鋪子 何妨自己去買呢(費車錢)何必得叫他們剝層皮 可也難說 就有賒

燕市積弊

京華新報刊 待餘生著

他們許多 扔下就走的(回籍 或外任)要這們說起來 也算有個便宜呢 惟獨三姑六婆 例是腐儒之論 即便沒有這行人 也怕幃薄不修

媒人

京城專有一種媒人 也算是一行生業 要按古人說 三姑六婆 就叫不是好人 但分有點規矩的人家兒 不叫他們進去 可是你要上個老媽子 離開他又不行 這路人兒 大半四鄉人寄居京城者居多 不是冠兒李 就是大脚王 再不然就是小蕭兒 小趙等等名目 賃所房子 雜湊而居 遇有由鄉下上來的女僕 先得在他這兒掛號 量材器使 他能給我活 假如會做針線 就任針線事 要是離巴虎兒 只好找個一人班的地方兒去打雜兒 在未上活以先 他可以墊火食 每天按多少錢 上了活一塊兒刨 外帶着上活的時候主家有上賬 僕人下活的時候有下賬 平常日子打抽豐(俗說秋風)三節要節錢 要照這們

一說 他直是拿人用錢 從中有樣兒至可惡的事 別提多不講理啦 不論你打算花多少錢 門戶稍小一點兒 不用打算給你送好人 還有一節 要是有了姑娘的家家兒 千萬可別叫他給說主兒 只顧他圖倆錢兒不要緊 準能把姑娘給你送到火炕裏去 不可不留神

桿兒上的

中國有種丐頭 俗呼爲桿上的 相傳饒李兩門兒 其中還有許多的規矩 他們家要有紅白事 都得設斗 所來的合字兒親友(本行)都得念念抬料讚兒 甚麼三十六天罡 七十二地煞 共合一百單八首抬料讚兒 硬說洪武爺封過張李二老 叫他趕上吃(到那兒吃那兒)自從一辦警察 把他們裁去 要把這筆錢辦理自治 數富有餘 現時只有些舊日的苦人 淨吃辦紅白大事 可是要飯的窮人 仍舊守著老規矩 要說不用他們呢 一來也是苦人一線的生路 二來照料門口兒 人來客

燕市積弊

十一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到的 免得冷冷清清 花錢兒又不多 甚麼看彩綢咧 拿樓庫咧 亦彷彿有用 就有兩樣弊病 實在不可人疼 頭一樣兒 跟念喜歌兒的勾着搗亂 你這兒越忙 他是越嚙嚙 要飯他管 念喜歌兒的他還均杵(分錢)自然是不管 每因爲這點小事兒 淨吵螺絲 要說苦人幫個忙兒 原不要緊 就是一到晚半晌 給錢的時候犯脾氣 凡是他們討賞的行當兒 都講究爭多不爭少 你越給多了 他越不答應(少了就沒多大指望啦 是以不甚爭)還有一個特別的繞人 叫你情心願意 人人打不過這個算盤來 假如白事接三這天 說留一個 他必叫你留 倆 逼得你說 倆人我也給一個人的錢(就得)趕到臨走要錢 雖不照 倆人兒開 大概也得比一個兒多給幾百嘍 假如應給兩吊 自然就給二吊錢 他接到手裏 要問明白你 是一個人的(力笨兒管帳的 還說是一份兒)那知到了伴宿這天 倆人照例是六吊錢啦 誰讓你給三份的時候 說是一份哪 嚙 該 按這類苦人的小事兒 近於苛細

無如人家辦事 忙了一天 好容易 歇歇兒 老得跟他費話 是以討人嫌 果能多給幾個不爭 大可以工代賑 他既有個爭多不爭少的成見 多給也得麻煩 實在的不知自愛 可怎麼好呢

姥 姥

北京管着收生婆 呼為姥姥 其實正名兒 就是穩婆 門口兒掛着個小幌子 上寫快馬輕車某氏收洗 一般無知的愚人 信如天神 細一問他 連達生編都沒念過(不認字)那種野蠻舉動 實在叫我難說 只好說說洗三這天吧 姥姥一進門兒 就要挑臍簪子 圍盆布 缸爐 小米兒 金銀鏢子(如沒有 用黃白首飾)甚麼花兒 朶兒 升兒 斗兒 鎖頭 秤錘 鏡子 刷牙子 刮舌子 青布尖兒 青茶葉 梳子 籠子 胭脂粉 茶盤子 葱 薑 艾球兒 烘籠兒 香蠟 錢糧 娘 娘馬兒 床公床母 生熟雞蛋 棒錘等等 槐條蒲艾水 是早就熬得

燕市積弊

十一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啦 餘外要凉水一碗 喜菓兒若干 樣樣兒預備停妥 這在聽他造謠言 先把孩子抱起 請本家兒添盆 所為給來的親友們 作個領袖 本家兒得子的高興 自然是多添錢啦 親友忍着肚子疼 也得隨喜聽吧 你往盆裏攔甚麼 他有甚麼詞 你要添凉水 他說長流水 聽明伶利 早兒立子 (棗栗借音)連生貴子 枝元桂元 連仲二元 等把親友的錢擠對乾啦 拿棒錘往盆裏一霍弄 一邊霍弄着一邊說(一攪二攪連三攪 哥哥領着弟弟跑 七十兒 八十兒 歪毛 淘氣 希里呼魯都來啦) 不管多冷天 把孩子打開苦這們一洗 孩子難受一哭 名為響盆(可憐)必得先洗頭 作王侯 後洗腰 一輩倒比一輩高 洗洗蛋 作知縣 洗洗溝 作知州(沒有那們些缺)等把孩子弄個半死兒 還得炙腦門兒 又甚麼三梳子 兩籠子 長大了 戴紅頂子 左描眉 又打鬢 尋個媳婦就四襯 雞蛋滾臉 臉似雞蛋皮兒 柳紅似白兒的 刷刷牙 漱漱口 跟人說話 免丟醜 把孩子網好 用葱往

身上三打 說一打聰明 二打伶俐 然後把葱扔在房上 拿起秤錘說秤錘兒小 壓千魴 用鎖頭三比 是頭緊 脚緊 手緊（我都不信服 就信服手緊 不然 我這輩子爲甚麼老沒錢花）又把孩子托在茶盤兒裏（不結實 就擺弄死啦）說左掖金 右掖銀 使不了 賞下人拿鏡子照照定 白天拉屎黑下淨 再把花朵兒 擱在烘爐裏一篩 說枝子花兒 茉莉花 桃杏玫瑰 晚香玉 花癩豆疹 稀稀拉拉的全都生意完啦 把所有的東西 歛把歛把 兜在一塊 剩下這床公床母他沒用 把他一燒 說是床公床母本姓李（多咱哪）孩子大人交與你多送兒 少送女 這才討賞要錢 中國人 最愛說瞎話 大概就許是從小洗三之過 此種野蠻現象 怎麼人人會深信不疑呢 怪道

雜 瓜

山場廟際兒有種生意 名叫雜瓜 所賣的東西 雖名爲桃脯 杏脯

燕市積弊

十三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各樣密饊菓品 以及晶糕等類 其實除去山裏紅 菓子不假 那個味道 簡直的不用提啦（難吃）甚麼酸杏干子 糖莞豆 團粉脯咧 作的可是漂亮 這種玩藝兒 就能冤小孩子 萬不可吃（可不是吃不的嗎）擺出攤兒來 也透著款式 大紅盒子架弄着 裏頭的東西 可是一層兒（領空）他們也淨仗着流口轍 如同賣香面兒一樣 廟上真要沒他們外帶着還顯著不威武 要賣的時候兒 把雜裏古黃的 用油紙一襯 這就吆喝起 聽吸 說買的買 稍的稍 三個大錢兒開一包 十包八包往家買 三包五包往回稍 有青梅 有瓜條 還有深州大蜜桃 來到廟上你不買 到了家裏你也摸不著（因爲這句 叫打過一次 今改爲 到了家想吃摸不著）（加了堆兒來吸 給的倒比豆兒還多拉）招的男男女女 孩子大人 圍了個風雨不透 細一想這種買賣兒 算是怎麼一回呢 要說點綴廟景兒 似乎還有理 真要買他的東西吃 大概許沒見過乾菓子鋪衝那們開 中國的愚人愚事 也算瞧慣了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不以爲怪 真要樣樣兒都把他寫出來瞧 就透出不得哥們兒啦 這行的餘光 就是下街的山查糕 一大塊 一個大錢兒拿一塊 直頂到這步田地 他還要找轍哪 唉 可憐

夥 買

現在論街市上買賣殷實 總得說山東祥字號的布舖兒不錯 可不我是勢力眼 實在是童叟無欺 偶爾有錯處 出於疎神所致 假如一錢一尺的 二十尺 五錢一尺的十尺 買的樣數一多 有算倒兒的時候 有二十尺照着五錢的算 十尺算成一錢的 並非有心就不算甚麼毛病 可是他們本行裏弊病極多 近來聽說有種生意人 專跟這行裏的朋友搭夥 叫他自己的女眷去買東西 穿戴的鮮明 車也很闊 未從進門就找熟人 熟人在那邊兒 他就在誰手裏去買 真能拿二十兩銀子 買出七八十兩的東西 雖有櫃外的巡查 也不能跟堂客旁邊兒去細

燕市積弊

十四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看 趕到買到家裏 二一添作五的分肥 而且還有準主兒要 凡是小新衣局子 都等這個便宜 這類人大半都在前門東一帶居住 看他們的那個舉動兒 彷彿很濶似的 按這類人對於祥字號兒一行 並不算甚麼公共的害處 細想可也算社會的益賊 故此說說

車把持

北京俗呼御者爲把式 南邊人叫他們車夫 要據我看叫他們爲把持 倒是名副其實 魚有魚把持 鳥兒有鳥兒把持 頂難用的 就是車把持 這行人通通沒有一位好惹的 諺云跟誰不對 勸誰拴車走會 雖是這麼說 只要一敷餘倆錢兒 先就得講究拴車 不知一家拴車 三家吃飯(把持夥計店)要不認頭咬苦子 除非你老去僱車 若論拴車的難處 六天也說不盡 不過擇其大概 略微的說說 要按玩車馬兒的派頭兒 向分三等 有耍車兒 坐車 買賣車 先拿耍車兒說吧 未

從拴車 必然先得找把持嘍（從這兒認命起）凡一切打車 罩圍子 墊子褥子 甚麼夾板兒鞍子 套包搭腰嚼帽兒 後鞦肚帶擄繩等等 先得叫他倒爬溝（跟各鋪子往回裏要錢）然後再說買牲口 先由賤的買起 自然是不受使 你打算賣了再買 那算沒聽見提 有個頂高的法子 就是你跟人家換 每換一回 他剩一回錢（由一百銀子的牲口能換到五百）只要你錢扔的够數兒啦 就是個磨轉兒 都算是好快走兒 套著套著 再夾幕你買駒子 你再認頭 這才算吃准了你 也不論行家力笨兒花脖子 他們是相空（念控）一齊拿 立刻就三個人排 五個人溜 除去飯賬之外 那位都得帶倆錢兒 譬如一百五買個驢駒子 淨排排就得四百五 不定多 排好 才請大爺閉眼吧（坐車）寬綽地方兒慢慢兒的走（快了也不顯）越是小胡同兒越要走車（顯快豁着幹）故意唏哩嘩啦 一路亂撞（大爺賠的起）這盪要平平安安兒的回家 就念彌陀佛 從此大爺可就別想坐啦 不信要套車 把持是一定找不著啦

燕市積弊

十五

京華新報刊
待餘生著

（壓驢子呢）預先他還告訴明白你 不准堂客坐 一來牲口怕車燈子 二來又怕吓着小孩兒 淨等山場廟際兒去露臉（不怎麼樣）及至下道 一看 連蹣帶跳把持還覺着得意洋洋（這倆錢兒就值）若是平常坐車的 找項 左不是釘掌 挑綳換傢伙 給牲口嘴上抹點兒黃醬（就算灌藥） 店裏的乾草 七斤算十斤 如果要坐的起就坐 坐不起可想着把他連鞭兒遞（就是賣）要讓他拉買賣 可不如白送給他 別聽說明三七暗四 六 那還是行家行兒的事 外行不過三錢兩吊的零交 他們繞人的法子 就在淨交車分兒 老不跟你提喂養 趕到多借一算賬 刨出這個車 還得找給他錢 現在馬車時興 膠皮車又沿街塞道 眼看着這碗飯兒 就要吃不成啦 細細兒的打算打算吧 哦嘿

人力車

車之一物 乃人生必需之品 以衛生說 人要多走了道路 一定勞筋

所以造出車來 以代人步 細想拉人力車的營生 未免就有碍衛生 所以警察限制年歲者 亦是這個意思 無如此等人 賦性愚魯 多有不近人情 即以貨錢而論 往往隨便要價兒 不問道路近遠 信口亂說 不知人欲僱車 必是要坐 你離山窩遠的一要價兒 聽著叫人 有氣 還能掙他的錢嗎 北京這種壞風俗 原出在早年會試 因外省人道路生疏 常叫他們胡謔 不想傳到而今 還有這個弊病 不信去僱一二里的道兒 真能够十個八個子兒的要錢 其實麻煩半天 仍拉三四個子兒 碰巧了這個講好了價兒 那個硬拉 想想這是爲甚麼呢 而且道路一遠 或行走稍快 下車時必要多要一個 不給就起衝突 也搭著拉了半天累的 說話氣壯 雖說多添有限 未免令人不服 不是抬槓 就是犇嘴 不是叫巡警 就要上區 這是何苦來 現在警察既然取締 何妨定個貨價表呢 由那兒至那兒 折衷著定個價錢 雖不能詳細 亦可定個大概 免得叫他們由性兒瞎說 兩有益

燕市積弊

十六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按現在人力車最可惡之弊 的有數種 每與坐車的起衝突 致警察多費唇舌 (一) 講明某胡同 不把人拉到門口兒 那頭兒近他在那頭兒 (二) 不論道路遠近 三個子的買賣不快走 故使坐車人催 希圖下車加錢 (三) 先付車價或有人代付 一定不正經走 故意闖人賭氣子不坐 他好白騰這份兒錢 (四) 遇他往回放空 隨便帶脚 必然要的價兒小 即至人要坐上 直不如走著麻力 故意信步而行 彷彿避了多大委屈 真有走在半道兒上攔下 叫人家另僱的 (五) 下雨訛人 固然情有可恕 惟獨越近 越要錢多 假如由前門大街僱糧食店 三個銅子決不去 他想着僱車人 必是脚上有毛病 (六) 僱妥拉某處 他誠心誤作聽錯 假如你由李鐵拐斜街僱後鐵廠 硬把你拉到後孫公園兒 再叫他往後鐵廠拉 別提他有多不願意啦 抱怨半天 下車還得多給錢 諸如此類的甚多 一時也說不盡 還有一樣最可惡的事 是倒車

北京各處人力車夫的惡習 雖說一時說不盡 大綱節目總也說了個八九不離十兒 要說倒車的惡習 多半出在火車站 合山壇廟季兒下大雨的幾個機會 比方有外省人 或是老太太帶著小孩子的 喝你瞧吧 只要一說僱車 他也不管道 遠近 張口就說價兒 還價一合式 抄起來就拉 拉不了三五箭遠 遇見大車口兒 他就跟車座兒商量 甚麼他不拉那一城的車啦 又甚麼天晚趕不出城來 或不能進城等等的鬼話 可要看僱的是進城 是出城 隨便一說 一邊說著一邊跟別的車就講價兒 比妨一吊錢拉的 他不過用上個對 或是六成 他可拉不了多遠兒 人家可得拉好里幾地 每逢有因爲他是個新車 特意多花幾個錢 他必給你倒一個破車 更有倒車的時候兒 車座兒要能不明白 或是外省人不懂北京話 他才歎了蜜啦 所說的地方 決定拉不到 他是早把錢找走啦 你還有甚麼法子跟他惹這宗閑氣嗎 只好下車一兒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燕市積弊

十七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足 這總得由有警察責任的 設法子整頓才好哪

私脚行

北京有種賣力氣的人 看着實在近於把持 由來已久 直彷彿奉官 雖不算甚麼社會之害 究竟看着不近人情 往往見各糧食店 卸的時候 把車擱在門口 巡警直闖 他是一死兒不敢卸 必得滿街上曬曬 下肩呀 下肩呀 就便喊不着 他自己也不敢卸 可也難說 你自己要卸下來 也得照樣兒給他們錢 還有南下窪子 東大市 兩處的桌椅鋪 不論誰買桌椅 總得叫本地人扛(櫃上有成頭)不信要由別處找個扛肩兒的(他也不敢去)任你有多大勢力 也扛不了走(得用担子挑着才行) 所以說他們不近人情者 就在這層 按這類事 既不奉官所差 又不是 經紀牙帖 推其把持之理 實由於紅白口子 在兩縣有應差之說 賣力氣的 同是這類人兒 難免以勢仗事 相傳日久

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簡直的成了把持行啦 往後我國文明日進 凡這些不合公理的事 大概全都站不住 紅白口兒的弊病 改日再說

念喜

中國人迷信最深 愛聽個吉言吉語兒 所以才招惹江湖之輩 變着方法兒生財 凡是金批兩檔 以及星相 無不以迷信當飯 人要是多信不迷信 他們也就閉了杆門子啦（淨不著錢）就以念喜歌兒論 差不多兒還都有門有戶兒哪 這類人 大半都是打大板兒蓮花落的居多 不論娶媳婦 聘姑娘 生日滿月 掛匾開市 豎柱上樑 他挨著時候兒 跟你搗亂 你一嫌麻煩 自然就快快兒的給錢吧 不管甚麼喜事 老是那一套 摘頭換尾 各安各轍 假如一進門來喜氣洋 一定娘家賠送好嫁粧 要是一進門來喜沖哪 必是八抬大轎滿天星 妙處就在煞尾幾句 別管甚麼事 也歸到「正念喜 抬頭觀 空中來了 福祿壽三仙 增福仙 增壽仙 後跟劉海兒灑金錢 金錢灑在寶宅內 富貴榮華萬萬年」幫一個吧老財主

拉大畫兒

每到集合會場 有種趕檔子的生意 名爲拉大畫兒 又名西湖景 其中可有好多的分別 有搭起布棚 掛著一張大畫兒 可不能拉 裏頭裝上個男扮女裝的活人 一邊兒唱梆子腔 一邊兒帶著毬 鏡子是魚鱗兒玻璃 往裏一瞧 彷彿有好幾十個人似的 就有大八篇兒 就有活動走線 各式各樣兒 種種不一 反正都是江湖口 調坎兒就叫把光子 鑼鼓一拉 叫作元年兒領空 不論甚麼畫片兒 都是那套死詞兒 除了小寡婦兒上坟 就是劉大人私訪 記得有套言前轍的詞兒的 很透著別緻 近來的拉大畫兒的 還不見怎麼唱 不信我說與大家聽聽 他說是（往後瞧 又一篇 來到了 蘇州大街你再觀觀 一邊大街

長十里 招牌幌兒挂在兩邊 錢庄當舖兩對過兒 茶樓酒館兒緊相連
路南有坐美人書寓 畫樑雕刻好門面 樓上坐着聽書的客 跑堂兒
的過來又把茶端 有幾個倌人會彈唱 懷抱著琵琶定準絃 開口唱得
是馬頭調兒 然後改了太平年 有張生 來遊寺 小小紅娘把信兒傳
這們張玩藝兒瞧了個到 (七冬隆冬倉) 拉起一張你再慢慢兒觀)
在早年這種玩藝兒 實在有傷風化 淨仗着饒頭 (春冊) 哄愚人的
錢 把個五行八作的小徒弟兒 瞧的直眉瞪眼 腳上穿著鞋都會走丟
了 後來雖屢經禁止 還是時常的出現 而今一改警察 這才算捐啦
要把這種玩藝兒 叫他改良 轉能有益於社會 果能把我們的野蠻
現形 以及所受的欺侮 樣樣兒畫個肖影 或者可以鼓勵人心

瓦 作

瓦作雖是個粗魯行當兒 可又算是極細的手藝 凡一切高樓大廈 亭

燕市積弊

十九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台園林 無不是瓦木而成 近來各式洋樓 奇巧古怪 全都能造 這
行人 專有一門畫圖學 只要是畫的出來 就能够做的了 不然前門
樓子 蓋的復舊如初呢 以北京的瓦匠而論 細洋樓 實不如南邊的
手藝 但是砌碎磚頭兒牆 可稱絕倫 早年大工兩吊四 小工一吊六
後來嚼過一重 都齊行長錢啦 按這種手藝 只可做包工 萬別叫
他作卯子 (自己的材料叫他做) 一做卯子活 專能欺負外行 假如
砌一堵小牆兒 萬不能不用灰料 那怕三尺多高兒的牆 淨泡灰也得
一天 早晨上工要茶 晌午出去吃飯 (二點鐘的工夫) 做不了多少
又得喝晌茶 (兩點鐘) 赶到吃喝一畢 再耽誤一會兒 韓麻子又
腰 這就要錢 以上所說 還不算弊病 頂大的弊病 就在勾抹灰房
(也許沒研究過) 不信灰房要漏了 怎麼勾抹還是漏 要打算不漏
除非是滿勾抹才行 按灰房經雨滲漏 必是裂縫 弄點子新灰一抹
乾了還得爆裂兒 四週圍一爆 焉能不再滲水 既是滲水 豈非跟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不勾抹一般 敬勸瓦作的大師傅 可以費點兒事 何妨把原舊裂縫兒 的地方 用瓦刀削去舊灰皮 亮出點毛邊兒呢 既有毛邊兒 新灰自然掛得住 請想新灰跟舊灰抹得一般兒平 還怎麼會再爆裂兒 可就怕說漏的不勤沒飯吃 那們您還是往上糊吧

醫 生

中國的醫家 俗稱大夫 居於九流之一 不敢說一位有能耐的沒有 究竟生意居多 甚至於連五臟六腑 十二經絡 都鬧不清 就敢掛牌 看病 脈案都開不上來 可會立方子 要說按脈診病 實不如望聞問 切 據我看 要說說病源 比甚麼都強 就以浮沉遲數 洪大細微說 吧 甚麻浮而有力咧 浮而無力咧 實不容易辨認 細想洪跟大 微 跟細 相去才有幾何呀 現在的醫家 只要念過一部湯頭歌兒 半本 兒藥性賦 就稱國手 (加八珍四物參蘇飲白虎柴胡建中湯之類) 不

燕市積弊

二十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過是腰疼加杜仲 腿疼加牛膝 頭疼用白芷 疾盛瓜戛皮 假如這個 病人 渾身作燒 骨節酸痛 舌苔又黃 眼睛發努 拿筆就開羌活 葛根 牛蒡子 要是脾膚枯瘦 乾嗽無痰 盜汗自汗 胃口不開 一 定是青蒿 鱉甲 地骨皮 婦人調經養榮 小兒清熱化痞 真正的拿 手 就叫朦事大吉 不信一個病人請十位先生 脈案准是十樣兒 往 來真能大差離格兒 所以能够朦人者 就在不能得病就死 即便死活 各半 十個人之中還有五個掛匾的哪 所以而今的醫家 真不可勝計 啦 大小胡同兒 無處沒有掛牌行醫的 現在既注重衛生 不可不設 法研究考試 若還說趁他十年運 有病早來醫 倘乎遇見他這天運敗 想想死的够多們委屈呀 噯 也難說 這些棺材舖 壽衣舖 和尚 老道 擯房 飯莊子 棚舖 陰陽 那行都指著大夫吃飯 多治幾 個 打執事窮人 也得點兒實惠呀

尋丸藥

中國人有種普通性質 專愛個便宜兒 這可並非出於窮苦無奈 不論多闊 也得沾染點兒習俗 嘗聽譏刺這路人的 說是掏茅廁在他門前過 他都得過去抹 指頭 往家裏拿 這不過是個笑話兒 要比這路強一點兒的 就是尋丸藥吃 (都尋誰買) 要說仁人之心 配合些丸散膏丹 專以救人的疾病 你去尋還算有理 真有託親友 滿市井去尋的 今天我所說這層 可並非是無故挖刺 實怕不明事理的 耽誤人哪 以我們北京而論 凡婦女小孩有點病兒 最講究尋廣東陳李濟那怕尋丸子破蠟皮兒的呢 也是好的 不知這宗東西 多是假貨 即便真的 他不如錢樹由 (北京人都不知道) 凡往廣東去的主兒 回來必要帶點陳李濟的丸藥 除非你自己親身去買 只要你一遣人一定是假的 譬如寧坤至寶蘇合丸吧 本舖是一塊錢四封 或六封 要買假的 一塊錢二十封 想想下人焉能給你買真的 (皮毛是分毫不差) 即至帶回京來 還當作奇珍異寶呢 拿著一片好心 暗中反倒冤

燕市積弊

二十一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人啦 奉勸有病的人 要打算吃丸藥 還是拿錢找大字號的藥舖去買 別拿尋來的陳李濟 當作救命的仙丹啦 現在祥字號布舖帶賣的 恨倒不錯 聽說他們有個用意 還是並不賺錢 還是買點兒吧 尋的不行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待餘生著

第三冊

燕市積弊

劍膽簽題

燕市積弊

序

一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序

武進待餘生君 寄京多年 乃余少時之好友也 為人蘊藉 瀟灑 博學能文 並嫻長於音律 昔年奔走銓曹 不甚愜意 遂棄而之他 維新後 投身報界 秉筆政 所發議論 多滑稽東方一派 頗能感動中下社會一般人之心理 其所著燕市積弊一篇 言言中肯 事事如繪 實足增吾人之閱歷 廣我輩之見聞 文詞淺近 義理甚深 自刊發於北京新報後 遠近各報爭為選錄 一時膾炙人口 至今稱道弗衰 適值本報廣續出版 同人飲於筵間 談及燕市積弊 為待餘生當時之傑作 若任其日久湮沒 不復見聞於社會 殊為可惜 故以再行刊錄 以供同好焉 愛讀是篇者 自必歡喜無量矣 囑余為序 余欣然援筆書之

民國二年六月十五號即陰歷癸丑初夏五月十一日也

仁和徐仰辰序於京師宣武城南

燕市積弊

「第三冊」

飯莊子

待餘生

飯莊子跟厨行相表裏 沒有厨茶油三行 沒有飯莊子 所以他們用人 都得在口子上去叫 後來買賣越來越大啦 才有各抱各莊賬兒之說 凡了作兒 瞧籠的 都是本地人經營 慢慢兒油夥兒偷手藝 而今 才有山東人 但是這行買賣 向不一律 其中有個冷熱的分別 如早 年財盛館 文昌館 匯元堂 都為冷莊賬兒 除去團拜作壽唱戲之外 平日簡直的沒人 如現在外城的福隆 慶豐 天福 惠豐 同興 同豐 慶福 都叫熱莊賬兒 熱莊子之中也有分別 如用官席 總是 福隆惠豐同豐等處頂好 其餘菓便席兒 就屬慶豐同興 如內城的慶 和 同順 德豐 太昇 另是一個作法 要擱在城外頭 決計不行 要論各作各地道 也不算甚麼弊病 就是桌數兒一多 愛出毛病 假

燕市積弊

一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 著

如請個一兩桌客 或是叫他的外會 真是精緻飽滿 只要你一唱戲 立刻就大路活啦 不信去瞧 這桌賣頭兒就大 那桌賣頭兒就小 燴 蝦仁兒真能半碗稀湯 點心是挑樣兒顛套着使 外帶著抽冷子就是涼 的 要說人客多呢 厨房人可也不少 缺少一人 他也不應 頂不講 理就是席票 只要一隔幾年 直彷彿白尋 打發出來不讓供菜 雖然 先給他錢 猶如欠情的一般 不信就取取看看 淨說不行

飯館子

本處的飯館子 向分三等 有大小中之別 如前門外早年的四大興 及現時的福興居 萬福居 斌陞樓 都算大飯館兒 如鼎和居 泰和 館 萬年居 百景樓 雙龍居等等 為小飯館兒 其餘如通聚館 富 源樓 同和館 致美齋 都為中飯館兒 這裏頭的弊病 比那行都多 吃飯的主兒 向係不肯問價兒(太貧)就聽他一算 永遠不駁 直彷彿

佛萬年全都沒錯兒 因而這些跑堂的 也就隨便說說（有櫃上開條兒的甚少）管保你進門 任甚麼沒吃 就得好幾吊 甚麼瓜子咧 花生咧 茶咧 水煙咧 紅紙片 請客咧 全都是錢 大飯館子官坐還得算貨 早先每間兩吊 近來不知道算多兒錢 一切湯湯水水回杓熟向沒準價兒 你再外買東西（如燒餅瓜果之類）更要加兩倍算（照例加一倍）多有不明白的秧子（即冤大頭）進門胡要（不在乎貴賤）只要不是他照例的文章 也得多算錢（如玉蘭片絲兒炒芽菜加火肉等物）只要這個菜不常做 就得櫃上去問 只要一問 萬不能少算錢 再遇見這個飯坐兒愛挑眼 更得叫他去宰啦（如嫌不好換換之類）饒叫他宰 還得多給燒煤（零錢）近來東西雖貴 倒是大中飯館子 較為公道 頂是那些小飯館兒 才是訛人呢 新近記者在某小飯館兒 要了兩個尋常菜 喝了四個半碗兒酒 共吃了十幾吊（不多）趕倒算賬的時候 還會使慳活 明擺着沒有值兩吊四的菜 他要算兩吊四 他又拉不下臉來

燕市積弊

一 京華新報
一 待餘生印

居然會把兩吊四分開 念成倆一吊二百錢 豈不是慳活嗎 這並非是一己之私 實在與你們生業有碍 眼看大中飯館兒 一天多似一天 小飯館再一味的訛人長價兒 恐怕有點兒不合局吧

茶館兒

北京中等以下的人 最講究上茶館兒 所以這個地方 茶館兒極多 這種買賣向分兩種 有江南茶社 有二暈鋪之說 如早年後門天匯以及外城的天全 裕順 高明遠 跟現在的廣泰 匯豐 同和 海豐 都為江南茶社 其餘如前門大街左右 都是二暈鋪居多 大茶館有搬壺（即頂大的銅壺）櫃上可帶南菓（即紅爐點心）不但不賣餠兒餅 外帶著炒來菜兒也不得 要是二暈鋪呢 不過櫃上帶點兒鹽水悶爐兒 窩兒薄脆蜂糕肉饅頭（萬不能賣鵝油方脯）沒有搬壺 還是不帶紅爐 今把二暈鋪暫擱勿論 單說說大茶館兒 萬萬不能長啦（關一個少一個）

請想是得多大的份子 多大的調費 前前後後 共是得多少人 在櫃上的人 得能照肉 撮米 打麪抹子(即可吐沫一捻照好歹)竈上跟餅麪案兒的賣頭兒大小 登時拉過來得瞧 或大或小 蹲上另做 輕者晚晌說話 重者就得下工 堂口兒各分各的零錢 竈上都有股分 早先茶錢可以保嚼穀(醇醇賣飯乾賺)而今可有點兒不行啦 還其中也有兩個原因 一是飯館兒開的太多 不差甚麼 都不願意上茶館去吃飯(也不賤)一是煙館禁止 清茶館兒遍街 誰還肯奔馳多遠去喝茶呀 再者說 除了有大院兒地方 又不准有外堂(即是門口兒街上的走桌)作小買賣兒的 不能看著他的挑子担子 又是不合式 三下裏一湊 簡直的要玩兒完 論到這個行當兒 算是一種傻買賣 若非當初房錢賤 誰肯拿那們些錢 作這宗冤哪 每見城裏頭的大茶館兒 動輒都用好幾百間房 竈上響杓 後堂都聽不見(多大地方)要依我愚見 或把他改成市場 或是佛照大觀寶宴等樓的作法 准比這個上算多多啦

燕市積弊

三 京華新報著 待餘生印

就苦於東家沒錢 又不肯招股兒 又是祖產不可擅動 那們您就慢慢耗着吧 噯 多愚

黃酒鋪

黃酒出於浙江紹興府 故名紹興 其最著名之家 不過就是安定同 全城明 德潤徵 這幾處 其中也分京莊 外莊 別看都是一個地方兒所出 實在東西不一樣 不用往遠裏說 就拿天津一比較 簡直的不能喝 據南邊人說 本地的黃酒 比別處的更壞 甚至於連顏色都差的多 反正是由製的時候兒 量道路之遠近 道路越遠 越得是好材料(不然 走不到地土就壞啦)早年是北通州往京裏來 再發給各鋪 要不然 乾菓子鋪的幌子上 爲甚麼都寫照通發行呢 可是大莊總得說黃酒鋪 不論多大乾菓子鋪 也算是外行 都說黃酒鋪甚麼會作酒(由壞作好)其實沒那們八宗事 往外零賣對點兒 倒是有的 從

中的真弊病 就在改造兒 能把舊罈子舊泥頭整舊如新 單有這行手
藝人（早先是獨門兒 而今會的多啦 能把原字號的空罈子 從新刷灰
打印兒 上邊兒的泥頭用土做好 另打字號戳子（安定同還是安定同
德潤徵還是德潤徵）也不論花刀 中罈 大燈子 小酒兒 全都能做
先做得後灌酒 再去窺人（泥頭上打眼）一切絡子 耳子 包胡椒眼
兒 能够依然照舊 就便金華火腿 也能現包 凡七劈子 虎皮葉子
都在茶葉鋪去買（茶葉鋪子）拆開拿水一泡 就使東村 誰要硬說
不對 叫他撫心自問 也許現在他們改良啦 哈哈 元同

戲館子

本地管著戲園子 叫戲館子 離開北京 都叫戲園子 並且本地叫作
聽戲 外省通叫看戲（是見外江派的好老 是只能看 萬不能聽啦）俗
語說百里不同風 先不必計較他 惟獨戲館子這行買賣 直是拿着銀

燕市積弊

四 京華新報著
一得餘生印

碗討飯 好漢子不幹 賴漢子沒有那麼些個錢 在有五城的時候 各
館子的正面兒樓 直不能賣 淨得預備車轎班兒 甚至五城的小馬兒
都得應酬到了 一個挑眼 不景打架 就擰茶壺 從打二十八年
天樂園開市以後 就顯出文明進步 後來又一上捐 這才算是真正
賣生意（早先直是播臺）前台各地 向來都有名目 甚麼東台 西台
南台 北台（看是那們的場）三廳 三廊子 大墻 踏板 柱眼 小
池子兒 樓上左右正 分爲三面兒 靠正樓如不加官 可以買坐桌兒
堂裏有總巡 有散巡 攔門的是在門口兒（下堂 擺攤兒的 都得
給他們錢）各地有各地的賣座兒的 餘外還有個堂頭 每地多少桌
由一至十的算 加空 擄燈兒 現來現說 櫃上有坐賬（管銀錢出入
總數）有小買（淨管畫數兒 不管銀錢）堂裏如交現錢 單有管現錢的
（早先九四九一二都有 近來銅子 不可知怎麼擰）票子銀錢要不一樣
堂裏頭就算合了式啦 票子臭 交票子 錢臭 交現錢 不論查的多

嚴 也是作弊 往往見賣座兒的 蹲在地下 在錢板上打算盤 就是合計怎麼攪錢哪 要偷上數兒 神仙也瞧不見 瞧想一千多人 焉能都還出去 只要有空子 就能張冠李戴 再遇見個楞兒 更得受他們指使啦(花錢買座兒)他硬敢報客 說了半天 還都不算病 頂大的病根子 就是座兒一多沒人管 給他票子 懶得找錢 假如三位五吊不找 六吊也不愛找 要是櫃上收茶錢 爽與你更不用喝茶啦 再一櫃上賣票 進去是沒人兒理 你拿著票轉磨 他們是旁若無人 記得前半月 我在文明戲園去聽戲 買得是散座兒票 一進門兒 真是男客滿坐 女眷如雲 喊了半天 也沒個人兒管 只好自己找個沒蒼蠅地方坐坐兒吧 拿了一個橙兒 加在下場的柱眼(就是斜對台柱) 喝立刻賣座兒的 都不答應啦(仗他的主權啦)他對我說 您要加橙 得按照次序(我不懂)總得先緊靠台柱(瞧不見)然後才能往外加(誠心作對)我只好對他說 你先儘著賣別人 我先站在這兒等著 多咱應該

燕市積弊

五 一京華新報著
待餘生印

加在我這兒 我再坐下 問的他無話可對 這才網開一面 幸又遇着熟人 才張羅了張羅 要是不遇着熟人 我真得甘受他們的氣 虧了是我 要是山楞 只好白給錢吧 諸如此類 一言難盡 多能事的園主 受這種影響的居多 凡是這路碎催 他一瞧見上座兒 他就脾氣大了 只顧他們窮捱 可不管人家萬金血本 爲的甚麼呀 以後再若開戲 這類毛病 大可以整頓整頓 因小失大 那個值的多呀

南果鋪

北京點心鋪 向分兩種 內城叫作滿洲餛飩鋪(可以帶鼻煙兒)有喜筵棹面 可不講賣龍鳳喜餅(如今也能對付着賣)外城叫南果鋪 可不帶奶油 按著老規矩說 許多不一樣地方兒 或內城有外城沒有 不然就是外城有 內城沒有 譬如中餛飩裏頭的南燒餅 以及茯苓夾餅 是內城應當沒有 要是切塊兒油糕 跟七炒(就是中菓裏頭的鍋餅片

兒)外城應當不賣他(而今也賣)這種買賣兒 原於櫃上管櫃上 紅爐管紅爐 櫃上不過打打蒲包兒 裝裝匣子 短甚麼跟後頭要 每天晚上查一查 都是甚麼賣缺啦 趕緊告訴紅爐上掌案兒的 在水牌上点个點兒 好預備甚麼 所做的饅饅名兒 還把他編成歌兒念 甜的歸甜的 鹹的歸鹹的 雞蛋的歸雞蛋的 酥的歸酥的 就以雞蛋的說吧 頭兩句就是(糟糕油油西洋糕)炒食套環兒(雞蛋捲兒)就這們兩句 所有用雞蛋的東西 全都有啦(餘可類推)照櫃上說 原沒甚麼弊病 除去墊油紙是個腥架子 就是節令東西瞪著眼硬說沒啦(可惡)還有一個小毛病兒 不差甚麼的都不在意 不論中饅饅 大八件 他老給你饅三酥(核桃酥 蛋黃酥 到口酥)皆因這三酥 是又省工又省料 比賣別的饅饅利錢大的多 不信淨要棗花兒 捲酥太式餅 不是賣缺啦 就說您拿別的吧 這裏的事情多的很 咱們先說個大概 其餘紅爐裏的玩藝兒 咱們接着再說

燕市積弊

六

一京華新報
待餘生印

紅爐

饅饅舖的買賣 櫃上原沒手藝 所學不過就是包包兒 裝匣子 打打蒲包子 所有的貨物 都歸紅爐做 不管多闊的饅饅舖 離開紅爐就 算不行(沒的賣)這種手藝 早年每月才掙大杆兒錢 二十來吊 後來齊了曾子行(念杭)才掙個二兩來銀子(還得說掌案兒的)所用的材料 離不開白油蒸麪 有做酥的 有不做酥的 如芙蓉糕薩其馬等等 可不用小糖兒 都是自己炒料子 所以各樣糕點之外 直到南糖都歸這一行 這要一樣一樣兒的說 五天也說不了 而且滿打都說出來 也沒甚麼毛病 總而言之 越細的越利大 輪到中饅饅中果 雙麻兒 套環兒 鹽水燒餅 也就沒多大方向啦 外行都說做的生 可也得分甚麼東西 假如饅饅棹上所用的 大七星點子吧 不生決計攪不住 那要一熟 准得塌啦 其餘白皮兒的 大半都歸蒸麪 雖不能十分熟

萬也不至於吃了拉稀 惟獨有兩樣東西 實在我可不敢捧 一是茶食餠餅 一是缸爐 茶食的餠子 是甚麼都有 甚麼碎餠餅渣子 剩貨呀 都往裏攪合 缸爐地道是擦案子麪 多嚼紅爐上 也不用沾(念展)布 都是零碎擦完了案子 往缸爐兒裏一扔 等到一發 就做缸爐 外帶著單掛一層皮 所為漂亮 除此之外 倒沒別的

餠餅棹子

北京有種至上當的玩藝兒 莫過於餠餅棹子 皆因這種東西 關乎滿洲的禮俗 遇著白事 不能不如此 這個意思 也就跟掛幛子差不多兒啦(同是廢物)所以內城的滿洲餠餅鋪才有呢 其中分多少節 有五節的 有七節的 甚麼十一節 頂多十三節(跟玲瓏塔一樣)有用花糕的 有用七星点子的 至好不過 叫作官三節 不論那路 向分頂子的好歹 貴的用鮮菓子(跟大蜜供頂兒同)有用大麪鮮的(賤)並有甚麼

燕市積弊

七

京華新報著
待餘生印

菓子麻柑兩攪兒的 餠餅不論好歹 棹套可得新鮮好看 未從要定之先 也得驗驗材料(彷彿轎圍子 單片兒)多少錢的圍子 若遇夏天有雨時候 餠餅鋪還得跟着去照應(怕潑了圍子)輪到價值 有十四兩 有十六兩 有十八兩 還有二十多兩的 細想究竟有甚麼益處 又不好吃(生的)也沒甚麼好看 不過大家看著 的確是花了這麼些錢(自然好看)要按這種祭品 原不值那們大價兒 不知餠餅鋪裏 有個難處 凡是送餠餅桌子的主兒 必是爵尊位大 裏裏外外都得有花銷 假如你要是不給 也不跟你要 可是你的傢伙 就別想拿出來啦 現在融合滿漢之際 這些個禮俗 都可以變通變通才好 一來去去滿漢的界限 二來大運動家 也可以省倆錢兒 豈不兩全其美嗎 就是餠餅鋪苦点兒

蒸鍋鋪

蒸鍋舖的買賣兒 發明最早 凡在北京開設的 全是山東人多 早先他門口兒 還擺着個斛食樓子(就是木頭做的小圓都城兒)遇有買斛食的(俗名施食餅)得架弄上那個玩藝的(兩家兒買 就趕不及啦)配合着彷彿透火熾 後來人越來越機靈 誰都不上那個當 所以近年這種樓子 算是消滅啦 並且這個買賣兒 切摹兒是真不少(似乎近於生意)他必得在窗戶上 或幌子上 寫點子戲齣兒 遠遠兒一看 直同前幾年彩票行一樣 也是紅一條兒 黃一條兒 上頭寫點子甚麼收羊圈咧 四郎探母咧 轅門斬子咧 走馬荏諸葛咧 其實說的是江米人兒 並有個放生大桃商標 我可沒見誰做過(不開眼)頂不講理是外帶着賃書 他那幾種書 不但名目特別 就是三國列國 也跟印板的不一樣 左不是施公案 彭公案 劉大人私訪 吳越春秋 馬錢龍走國 走鼓粘綿 直彷彿跟影戲又差不多 誰要愛看 非有押帳不賃 真逼的窮老太太兒 把鉗子都摘下來 作了押帳啦(愛聽可沒法

燕市積弊

八

京華新報著
待餘生印

子)及至把書賃了來 還得求人(好念哪)現在一切老媽媽例兒 未必不是這個東西傳染 就不必說他的壽桃 喜字餅兒 是甚麼分兩啦 核算這行買賣 沒一樣兒實在物兒 直頂年底下的饅首 都是對成兒 熟 開票一過三年 簡直不願意給 就是老本京派兒 叫他幾樣兒點心 還透點兒公道 噯 倒有一樣兒可取呀

切麪舖

這種買賣兒 也算一行苦手藝 在北京城裏開舖子的 分兩路人兒 一是山西 一是直隸 所用的切麪刀 式樣也不同 這種玩藝兒 除了麪次 分量小 總算沒多大利 每斤麪合計 不過四兩水之多 頂大的弊病 就有兩樣兒 一是壽禮的桃兒麪(說五斤只有三斤多)一是辦紅白大事的主兒用的多 本家兒越忙他慢慢兒的送 變法兒叫你開着鍋着急 不但山子軟 更不必說分兩啦 您想 厨子都等得眼藍啦

顧瞧分兩嗎 假如你要叫三十斤 他先來十五(還許够十三斤)再等你催得無可催 跑得無可跑 再給你來那十五斤(也就是十斤出點頭兒啦)在這種弊病 人人都知道 外帶著不用抬槓 一天不奏准度量衡一天也不行 還有一事 說起來更覺可笑 凡他們蓋麵的布兒 以及圍裙等 都是麵的口袋 好在近來一改銅子 還不跟麵鋪要錢串兒啦 餅案子那邊兒的毛病 改天再說吧

裱畫舖

裱畫兒的手藝 以琉璃廠爲最高 向分蘇裱行裱兩種 蘇裱結實 行裱含糊 價錢也不一樣 要應人是甚麼裱兒 就是甚麼裱兒 從沒欺過人 所以裱畫兒 都講究琉璃廠手藝好 跟廊房頭條的畫一比較 可大大不同 頭條是取其賤 琉璃廠是取其好 所有托心子覆繡 都用綿連架連 一至拴桿兒的繮子 天地桿兒 軸頭兒的包首 提絆兒

燕市積弊

九

一京華新報印
一待餘生著

無一不實在 價錢雖貴 可比行裱強的多 近來紙價一貴 也出了弊病 凡以上所說 往往多用粉連 甚至於繮子用繩兒 包桿兒用印花洋布 空說無憑 有個証見 就看他接紙的搭口 就明白是粉連不是粉連啦 粉連又短又窄 萬不跟綿連架連一樣 這個槓還是萬不能抬 還有一節 新字畫與揭裱 以內行說 原沒甚麼多大的費事 可是每逢揭裱舊畫兒 他必要訛人 不是說他的字畫太好 揭壞了賠不起 就說過爛不容易揭 其實以新四尺對兒而論 南紙鋪才應二錢多銀子的手工 碰巧裱畫舖倒許裱不了 不知這是怎麼個毛病

刻字舖

刻字的手藝 本來甚苦 年歲或者小的人 全都吃不成 每刻一板分兩道手 有伐刀挑刀的分別 伐刀管刮板 上樣 拉綫等事 把字的正面伐好 交給挑刀去挑 挑刀把反面兒挑得 外帶鏟空(就是沒

字的空格) 亂先每百宋字 才擇五百當十錢 頂好的手藝 才能了零碎兒(如名觀票板花信箋之類)反正也擲不了多少錢 早年有癩會試的時候兒 指著應點硃卷 刻刻闌墨 甚麼窻課喇 詩詞文集 混個嚼穀 再不然刻點子善書 也可賺倆錢兒吃飯 近來一維新 善書是沒人看啦(可看的也許多呢)又一興活字印刷機器 這行兒簡直的要糟糕 若論這種手藝 除去應大家的計聞 彷彿透著朦事 其餘並沒甚麼多大毛病 因為沒手病 才屬這行兒苦 細想中國的工藝 何日是個出頭 推原其故 凡是百工手藝 全不懂研究進步 以備抵制之法 就知道工人之子常為工 三代以上 還講究孫襲祖業 子受父訓 傳到而今 雖為師徒的名分 一般頑固老師傅 還是有點兒古風

漆 鋪

北京的漆鋪 大半都是山西買賣 也不論生吧 熟吧 龍罩吧 退光

燕市積弊

十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書

吧 反正都有行市管著 以貨作價 物值所值 公平交易 並沒甚麼格外的毛病 至於賤買貴賣 原是商業的本等 市面兒萬沒個賠本兒賺吆喝的 就說前門外 廊房頭條 大柵欄兒 觀音寺兒一帶 都是老字號 就有一樣兒 不知道是誰給留的規矩 凡是自己買漆 僱人漆壽木 油漆匠必要往手裏繞對發票 細一打聽 趕到漆完之後 按照發票上的斤數 能够往回找錢(跟銀花紙一樣)還有個名兒 叫作找續兒 雖說不算甚麼大毛病 究竟算是那道買賣規矩哪 嘔 是嘔 為的是油漆匠讓本家兒 好在他那兒買 也倒是個主意

喜 轎 鋪

中國舊俗 凡婚姻嫁娶 必用喜轎 早年有洋轎 官轎 星星官之名 近來窮極奢華 越講究越闊 又興出平金加綉鑽石的轎圍 一切 旗籬傘扇 都遍鑲玻璃鏡兒 直頂到抬轎的人夫 都要普立見新 如

遇賃用之家 可分兩等實法 其中有飛來號 字號鋪兒之說 字號鋪兒價錢雖大 可透著齊整 飛來號亂無秩序 可是省錢 然既圖省錢 自不能求全責備 就以字號鋪兒說 而今也怕日子太忙 向來這個買賣 要忙是忙個死 要閒是閒個死 俗言說得好 吹鼓手命窮 好日子多(重念崇) 現在一立教養工廠 游民習藝所 貧民院等等 真要這行兒的命 遇見這天要應幾夥轎子 簡直的沒處兒去找人 也搭着因事所傷 鬧得字號鋪兒也生出弊病 居然也會八面鼓裏 倒塞上五隻牛(不會打充數兒的鼓手叫作牛)前頭四個淨背着不打 後邊的四個只有三個同同同 清音是一管笛掌紅 那一管湊合事 有當沒七釵 還往腰子上鑿 扛著肅靜 帶着清道 一個人能打兩扇紅牌 向來本家兒是忙 萬沒工夫跑到頭裏看 娶送親的是外親友 誰肯去招這宗說呀 日前有個朋友娶親 更不像事啦 應為零人趕夥 差一點兒鬧的掌上燈(預先說明的 不願意就散)要照這麼一瞧 往後內外城貧

燕市積弊

十一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民院再一多立 還不定得怎麼着急哪 按這類舊俗 一時既難驟改 就得想變通的法子才好 若由公家發給寒人執照 大可以明定章程 窮人亦可得點兒實惠 多幾百 省得叫他們由性兒賺人的錢(零人頭兒 單有一筆錢)現在大宛兩縣 既不抓民夫應差 可以把這項空頭 補助各局所的窮人用費 凡一切官差 貼補各處口子 以及對成賺賬 全都是錢 若以每年紅白事而論 實在不少 除去抬夫有行當兒的人多掙 其餘的窮人 實在的可憐 噯 盼着中國沒零人就好啦 可不知得等到何年呢

槓房

槓房的營生兒 跟喜轎鋪相等 可是比較起來 槓房的價值稍廉 假如八抬官轎 二十四槓 人數兒自是差遠啦 出殯的執事還多些個擔傘兒 不信去講 跟轎子的價錢差不了許多 也搭着抬轎抬槓 擲項

不一樣 還是出殯那天都可 娶媳婦是要三堆兒(好日子)要說起城裏城外的作法 向來是兩樣兒 彼此把界線 守了個很嚴 城裏頭橫房不置城外頭的口兒 城外頭橫房 也應不了城裏的事情 倘有出城的 亦不過恒裕等號 稍不靈通的字號 不能出城(日子錢麻煩)這宗買賣 越跟他講大殯 越沒甚麼弊病(除去經手人勾着使錢)勢派兒越小 越出毛病 以外城十六橫 加喪鼓鑼鼓官鼓大號 呼爲乾三件兒 到了城裏 即是兩根曲擔 影日傘小轎兒的一般(滿漢的禮俗)就以乾三件兒說罷 有個照例的弊病 不差甚麼 不大留神 靈一出堂 向來十翻兒是不打堂鼓 打堂鼓的人 趕喪鼓的大鈸哪 及至起槓之後 這才響堂鼓 喪鼓那邊兒 就剩了三個人啦 說到大殯 驗材料(就是照軟片)向例是玩兒手彩兒 用綠包袱一襯 還得等晴天 先拿七個舊的一頂 然後叫你瞧新的(二十多水兒啦)用陽光兒一照 金黃黃彷彿不賴 可有一節 棺罩只准照堵頭兒大扇(就是前後左右的豎扇

燕市積弊

十二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兒)棺罩大頂萬不能叫你瞧(早爛啦)按棺罩一說 出自外行之口 本行沒有棺罩之說 四個龍頭叫通棺 金頂叫火燄兒 頂架叫姑好 底坐兒叫欄杆 加上大扇兒堵頭兒大頂 就是棺罩 其餘就是大棍抬竿兒啦 頂不講理就是零項 甚麼鑼封尺封兒 登坑下罐兒 看執事飯錢 槓夫的加錢 簡直的是賺人 再遇見外路人寄京 更不像話啦 真瞧見過 按着人頭數兒 講銀子的(每人幾錢)不論怎麼說 一過天橋算完事 只管活人好看 不管死鬼無益 而今日進浮華 越鬧越不像啦 甚至有用二三十兩的棺材 花四五十兩槓錢的 多愚

壽衣鋪

哄神賺鬼的買賣 莫過於壽衣鋪 所賣的物品 雖是真的 也跟冥衣差不多 甚麼陀羅經被咧 如意花壽枕咧 男子的靴帽朝服咧 女子的檀香首飾咧 衣裙襪子一概俱全 這行買賣兒 大半出於外行所幹

(半壁街才是內行哪)不是江湖之輩 就是市儈之徒 沒事弄倆錢兒 或在家 或設鋪兒 淨窺外路到兒 弄點子破綢片子 爛衣裳面子 用醬子一糊 就賣大包的銀子 其實他一無手藝 二不會做 就仗着 跟半壁街去穿換 這面兒賣現錢 那面兒是賒賬 甚麼東大院兒咧 西大院兒咧 多借打起來 多借算完 論他的真本兒 原沒多少 可是你要甚麼 他有甚麼(現拿去)所以能够賺人的地方兒 就在吃過牽兒(熟人)假如這家兒死了個人 或是不肯穿舊的(新的還不如舊的)或是指事辦事 哭哭啼啼 兩眼都急藍的時候兒 他們可就發財啦 只要中人可靠 拿了就走(稍不可靠他也不賒)東西是穿上啦 反正是不能脫 及至事情辦完 聽價兒罷 好幾十兩 不但不叫還價兒 還要市平滿錢 孝子只可忍了肚子疼 中人鬧個對不住孝子 推究起來就叫夾順人 按這類事 不能淨說他們冤人 總由於迷信所致 雖說不能叫死人光眼子 大可以有甚麼穿甚麼 往往真有頂好的衣裳不穿

燕市積弊

十三

京華新報 待餘生 著

(嫌舊又有帶子鈕子)偏去買這宗醬子貨 彷彿要不穿壽衣 有點兒缺點似的 不知新的比起舊的來 比舊的還舊 最可嘆的是 死人講究了一輩子 臨危鬧個肥大款式 你說 現在對眼光兒 誰說也不行

陰 陽

陰陽呼爲二宅 又名堪輿 專會尋龍點穴 建宅安塋 甚麼先天八卦咧 後天八卦咧 東四宅咧 西四宅咧 反正是迷信求財的居多 大率以乾坤兌艮爲西 坎離巽震爲東 再拿人的命宮一核計 就能叫人發財致富 其實要睜開倆眼 一毫正營業沒有 不論多好的宅宮 還是得受窮 說到看地呢 自古就有甚麼青鳥之術 未從塋葬 必須先得看看坎地如何 即便舊坎地 都得瞧瞧山向 甚麼壬山丙咧 癸山丁咧 由性兒一造魔 如要不靈驗呢 又說塋地不如心地 所以不差甚麼的人 都不明白這層(越講究主兒越迷信)往往出大城 見許多石

人石馬 坍塌倒塌 沒人兒管 大概許是當初沒看 不然怎麼會後輩
沒人兒哪(真愚)如以上所說 還是出在本人願意 受冤不受冤 人人
都有自主的權衡 惟獨這批殃榜 可把人賺苦啦 不論誰家死人 萬
也離不開他 按二宅開殃書 原為調查死者 有無別項情弊(未必懂)
稍有不對 就可直接報官 由這一來 可就生出枝葉啦 聽吸 甚麼
殃高一丈幾咧 往那方散之大吉咧 又甚麼忌虎猴蛇豬咧 龍狗牛羊
咧 好在還有個親人不忘 要是一概全忘 老家兒入殮的時候 孝子
就得沒影兒 頂大的熊人 就在一個火字兒 只要瞧見你的勢派兒一
大 准得犯火七(能破)如果窮的剩了一桌一罈的主兒 甚麼也就不犯
啦 饒那們 他臨走還叫多小心呢 近來一改辦警察 種種行業大漲
價 平常人家 都是四五吊的要錢(早先隨便)再加上淨宅 那更合式
啦 真正拿手 就叫冤人

和尚戲

燕市積弊

十四

一京華新報印
一待餘生著

和尚為三教之一 而且清淨法身皈依三寶 所以稱為上人 遇有塵世
間死亡的事 發大慈悲心 誦經超度衆生 使死者得以往生淨土 阿
彌陀佛 這是多大的功德 就是我們封點兒香資 供養供養 也不敢
說是買賣 無如近來一穿好形頭 一擺綉切模兒 念上經偷工減料
瞪着眼撒開了要錢 並且拿錢去養活內掌櫃的 可不能不算買賣生意
啦 既是買賣生意 就只好叫作和尚戲吧 就算是迷信 都不大通情
理啦 按接三放燄口一事 以迷信說 應當在戌亥二刻 才算是這天
的事 溜溜的放到天亮 豈非是四天啦 而且瑜珈燄口 向分南北兩
種 唱的腔調亦不相同 後來七個和尚之中 有會南的 就有會北的
所以才擠出南北混的腔兒來 即如菩薩托兒吧(就是某菩薩摩訶
薩)南的有過七星兒(鑼鼓点兒)北的沒有過七星兒 而今菩薩托兒六
句讚兒(楊枝淨水遍灑三千之類)都念南的燄口 可又放北的 還外帶
著明明寫着三稱 忙了硬念兩翻兒 在早年接三 都講究楞嚴咒 大

悲咒 心經 要祭二回靈 而今就三大悲十小咒兒 往生咒啦 關家靈前還祭兩次 窮家兒一回就完 要說到零錢 不論窮富 可是一概而論 亂後這一長行市 可稱孩兒大如娘 就拿七衆晝夜經說吧 鋪排早晚飯錢 鎮壇星斗錢 交湯錢 紅綠布 四對墩燭 兩對雙包 六分錢糧 爐食餈餈 香斗的老米 九分兒襯錢(照例雙份兒)臨走的挑兒錢(晚上照樣一份)還得加散花兒解結的錢(銅子不能穿線稍受點兒影響)早晌的點心 夜裏下臺面(就苦了晌午的糖餅啦老提倡不開)淨零錢先得七八十吊 戲價錢還得單說 頂不講理 是花錢叫的買賣生意 就當給人家好好兒的唱 那知道荒腔走板帶馬前 還硬叫喪家給他們磕頭(早年不爭價兒的舊例)不信大家留神 開口唱到啟告十房一切諸佛的地方 應當大眾默念心經一卷 叫他們撫心自問 准是吃煙灰丸的時候 要是關家總得歇兩刻 窮家兒不過一分鐘 由此看來這行買賣弊病够多麼大 凡稍有普通知識的主兒 大可以斟酌斟酌

樂市積弊

京華新報刊 待餘生著

若嫌辦事不熱鬧呢 莫若唱別的玩藝兒 若怕叫親友們看著圖省錢呢 何妨提出這筆款項 作為亡人的遺捐 登在報上 够多麼好看 豈非一舉兩得 噯 就怕說亡人得不了好處 那就沒法兒說啦

小人兒行(念行)

北京漢人出殯 有種喪鼓鑼鼓 名為小人兒行 配上官鼓大號 就叫乾三件兒 凡是用十六槓的小家主兒 都得要他 彷彿滿洲所用 兩根門簾 八根兒曲摠 一把映日傘 一乘小轎兒似的 往往三半堂兒裏 也有用小人兒行的 不過顯著貧的慌 這個買賣兒 北京還是獨行 別處兒還沒有 只要槓房一傳 總是兩樣兒併行的時候兒多 按規矩說 喪鼓這班兒 是十一個人 四傘(代背鼓)鸚鵡 功布 四個人打鼓 一個人打鈸 那班兒十翻兒 應當七個人(不算抬鼓的)單皮堂鼓 大小鑼兒 七鈸 水鈸 挑子 衣裳有新有舊 價錢也有高低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早先傳一份 有十四吊的 就有十六吊的 (現在可摸不清啦) 這從中有一點兒毛病 不信見著乾三件兒 您就留神 永遠是喪鼓子裏打大鼓的趕堂鼓 就在出堂的那會兒 才現形兒哪 頭兒一打喪鼓子大鼓 十翻兒那邊兒的堂鼓沒人管啦 不然怎麼淨吵梆子穗兒呢 就是 (倉七不見倉七令倉一七令倉)

綢片兒

京城街面兒上的生意 無奇不有 千變萬化 叫你防不勝防 別說外路人兒 就是北京的土著 往往都得上當 再要是大大咧咧 不留神的主兒 那更不用說啦 我待餘生 一無經濟 二無學問 准對於社會上的弊病 生平專愛打聽 雖不敢說 羅掘無遺 也得個八九 只要敢說的事 絕不能花脖子 (似懂不懂) 偶有一時疎神 作弊的人以為抓住理啦 假如說他偷吧 橫偷 豎偷 反正他是偷 本地有

燕市積弊

十六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種訛傳的弊病 人人都以為是 其實叫本行裏一聽 直笑掉了大牙 即如說人家鐘表舖 偷換東西 的確叫外行話 不想偷換下來 實作甚麼 就便這個表 值一百塊錢 拆下那件兒輪子來 也不值倆大滿打值錢 可往那兒安呢 並且要說市上的真弊 還得存個德字兒 就說現時街上的怯相 (就是外來一家大小 跪在地下磕頭的) 明是生意 何必跟他作對 都是假的 磕頭總是真的呀 你樂意給 就給不樂意 許不給 一定要把他門子說破 撫心自問 還能有人心嗎 可有一節 凡有害於人的弊病 都要抖露抖露 一日不死 一日就要說說 閑言少叙 書歸正傳 題目既叫綢片兒 也是街面兒上一種生意 不在土地廟 就在花兒市 時常也在前門大街 這個生意 多半是女夥計 弄個包袱一鋪 就賣起活兒來 甚麼襖片兒咧 褲片兒 襪包咧 各色各樣兒 不但瞧着顏色鮮明 拿到手裏也有分兩 不是洋綢 就是基本甯綢 (甯綢還不多見皆因不好染) 他們的作法 是把

閱報諸君將此頁存留以備裝訂成冊

小東綢兒 或是繒舊的衣裳片兒 用粉醬子一洗 外帶著在醬子裏對顏色 品藍哪 雪青啊 就是沒湖色 (染不了) 曬乾了一平 拿到街上去窺人 空子一瞧 又鼓勵 又厚實 價錢又不貴 買到家裏 配上裏兒 趕緊找裁縫 及至做得了一穿 很覺著窮人美 哈哈 頭天穿回來先起毛兒 第二天就是一片大窟窿 自己想著 還有點兒納悶兒哪 細一打聽 歡蹦亂跳的活人 他就穿上裝裏啦 也有個便宜賤

舊木器

北京街面兒上 有種賣舊木器的 也算一行兒生意 或是出攤兒 或是用打鼓兒挑子挑著 上頭還插著個草標兒 (中國普通賣物的標記) 叫空 念控子一瞧 彷彿由住人家兒現買出來似的 不論茶兒兒柘橙兒 錢櫃 炕棹兒 都是紅赤鮮鮮 也有單層桐油的 就有打點子蠟

燕市積弊

十七

北京華新報印
二待餘生著

的 反正是窟窿大 大窟窿的破東西 用膩子抹鼓出來的 你要一圖便宜 就算上了當啦 使不了多少日子 立刻就現原形 就有一樣兒苦 新棹椅舖不管漆 乾沒法子 要是再管刮曝見新重漆一回 那簡直的瞧不出來啦 奉告旅京的外鄉諸君 不論買甚麼東西 總上字號舖兒 凡北京城街面兒的玩藝兒 只要一瞧著賤 就算掉在他們網兜兒裏啦

取巧

北京無論大小買賣兒 全都有個取巧的毛病 其實便宜不了多少 就是不能免俗 若要一樣一樣兒的細說 一天絕說不盡 僅就人所共知的 大概說說 以前清國粹補服而論 無論扎拉扣繡 納絨平金 只能照補子的粗細 不能照品級好歹 不信你買妥了看 他那個品級比補子粗多啦 (不是活的 可沒法子) 又如磁茶壺吧 向來買壺的

時候兒 淨挑壺 老不廉蓋兒 (向來用紙塞着) 及至買到家一照 蓋兒准比壺粗的多 就便辦素事的主兒 在盛頭鋪買個布旂兒 都有 這個病 別看旂兒細 趕到一拿杆兒 就管涼不管酸啦 頂不要緊的 東西 也是照樣兒 不怕給小孩子買個兔兒爺 後給的 用跟手 准 是粗的 諸如此類 就怕坐靜了一想 請想我說的 到底是這麼回事 情 沒這麼回事呢 就事論事 都得按著公理 硬要瞪着眼抬槓 那算是不行 哈哈

煤油

煤油這種東西 中國向來沒有 後由外國格物出來 才運入中國 目 下我國極力研究 亦覺進步 不然日用必需 豈非絕大的漏卮 無奈 我們商界 不圖競爭 僅往小處着眼 饒給人家銷貨 還幹些個鬼鬼 祟祟的小事情 若論煤油 牌號雖多 大半以怡和 榮光 老鐵貓牌

燕市橫覽

十八

京華新報印 待餘生著

兒 美孚爲可用 盛(念成)貯玻璃器內 其色較藍 近來有等小洋貨 鋪兒 專買好牌號的舊煤油桶 上東便門兒外頭去灌 然後把他封好 瞞着眼窺人 要說同是煤油 不過稍次 也不算多大毛病 但是一 件 你要打算點打氣的紗罩兒燈 可是萬萬的不行 所以舊煤油桶 行市極大 越帶原蓋兒的價錢 嚶 賣吧

私酒

燒酒原是燒窩所造 怎麼會有官有私 就在上稅不上稅 上稅就是官 的 不上稅就算私酒 這種東西 並非人生必需之品 國稅又可以隨 便加增 既碍着大宗的國課 不能不認真啦 所以稅務對於燒酒一項 格外注重 不時明查暗訪 緝捕嚴拿 無如這類人兒相沿已久 專 以私販爲生業 一日不幹 不能生活 是以拿著資本 以身試法 任 你怎麼辦 總也沒斷了這行人 甚至常有拒捕之事 豈非把性命都豁

出嗎 想這行買賣兒 大半都無業窮人 每用尿泡背個三十斤 二十斤的 賺倆錢兒養生 若果一網打盡 亦不遠流爲盜賊 近來拿辦雖嚴 街市上反到改裝酒篋 明出大賣的扛著啦 總而言之 既謀公共生存 就不能不維持人的養生之道 凡有愚而無知的事 都得設法疏通 就以私酒而論 不由燒窩想塞源之法 萬萬不好辦 與其殺人償命 曷若不准人帶刀呢

魚

魚行買賣 向來有帖 歸順天府所管 客人來賣 經紀得拿用錢 各落各店 也有應交的官項 雖說是個買賣兒 敢情還有人專吃經紀 聽說三年兩頭兒 直隸藩司衙門 要查一回帖 應名兒是給換 其實就要錢 按大小帖主人頭份兒 有幾十兩的 有十兩八兩的 還有兩兒八錢的 說到賣魚的 歸行份兒 這項人專以要謊爲能 一條鯽

燕市積弊

十九

一京華新報印

瓜兒大的鯉魚 張一嘴兒就要十八吊 (一條嗎 一條哇) 假如你給他五吊 他能够賭氣子搶過來 往盆裏一扔 你要再問他倒是賣不賣 他叫你上別處 打聽打聽再買吧 恁一看這種神氣 再給他添上一吊 他爽興不理你啦 多惱你不要啦 他才說拿了去吧 噲是 賠兩吊 (屈心) 要是活魚 管保還能給你換小的 你要說不是那條 他管保叫你自己去挑 (早擱在懷裏啦) 近來黃花海鯽灌粉子 倒沒那個事啦 可是活魚裏頭 單有一種活漂兒 (死魚會張嘴兒的 叫活漂兒) 小飯館子的溜魚片兒常用 (發老) 他們本行有坎兒 說的不錯 協王霸離宮 終久大窟窿

饅頭

北京賣饅頭的 向分兩種 有軟麪饅頭 硬麪饅頭的分別 軟麪饅頭 是在蒸鍋鋪賣 捏出個尖兒來 點上個紅點兒 就叫壽桃 不但

够分兩 而且連對成熟也沒有 淨爲生日滿月好去冤人 到了年底更生更小啦 核計起來總得一吊多一斤 要說硬麵饅頭 有作房 都是南冀州人所幹 背著筐子下街吆喝 每斤麵不過用四兩水 比較蒸鍋鋪雖粗 可是公道些 惟有一樣實在可恨 他那饅頭簸箕兒上 老不拴繩兒 買饅頭的主兒 見沒繩兒可鉤 自然就不必找秤啦 只好給多少是多少吧

餅

餅這種東西 原是上不去掉面兒的一種食物 所以賣力氣的苦人 見了他都親 一動兒就講究甚麼裡頭有餅 不信就是一掉便席 把他舉上去 也分外難照 不然早先的大飯館子 都沒餅案兒 (近來有添上的) 凡帶餅的飯鋪兒 也不過賣點兒豬八樣兒 甚麼小碟兒爆羊肉 寬汁兒啦 再不然就是二輩鋪裏帶 大茶館子沒有大餅 只有清油家

燕市積弊

二十

京華新報印

常(做缸子餛飩的鍋(念稱)上沒處兒烙) 輪到街面兒上 除了擺攤兒之外 就得說切麵鋪 專用餅麵 (紅麥子多) 賣餅帶賠油 可是這們說 每斤麵 總合着九兩多重 細一核計 是麵賣多兒錢 水也賣多兒錢 按理說 給個十六兩的分量 總說得下去啦吧 哈哈 不但不够 外帶着越烙的張兒多 越吃虧 假如一斤烙兩張 熱著够十五兩 (涼了就少啦) 你要四張 就十二兩多啦 要烙薄餅 簡直的我沒法算啦 再一烙帶餡子的 (如同頭 肉餅 支油糖之類) 您就別言語啦 要是大點兒的字號還好 要再遇見窮餅鋪 抽冷子還要賺你的作料兒 不然切葱的簪子刀 老擱在裏頭呢 大概也許人家怕丟吧

酥花兒

北京外城 管著油果子叫酥花兒 內城叫油炸鬼 外省有叫果子的 有叫油條的 這種吃食 到處都有 內中的材料 離不開 礬 鹹

鹽 每斤麵 有攪三錢的時候 有攪二錢五的月令 按照春秋四季 得斟酌配合宜 按說都得用香油 才能算對 誰知這麼點兒玩藝兒 也有毛病 早先對假 是用河油 (就是大槽油) 而今連河油都嫌不 上算啦 弄點子雜類古董 胡往裏一攪 要瞧這個弊病 最容易試驗 只要拿開水一泡 味兒就出來 不然粥舖的麻花兒 老顯著小呢 皆因泡粥吃 非香油不行 其實要吃麻花兒 不必論個兒 不怕就是 一點兒 好吃就行 不知個兒越小 利錢越小 假如一斤麵要炸二百 您想想得用多少油 譬如一斤麵炸一個大餅 管保二兩油就够啦 力笨兒打不過這個算盤來 老說個兒小吃虧 可見大小買賣兒 都是一理 甯可賣給真力笨兒 千萬別賣給假行家

剃頭棚兒

剃頭這行手藝 稱爲不工不商 怎麼講呢 要說他是工吧 沒有甚麼

燕市積弊

二十一 京華新報印

製造品可售 說他是商吧 又不買賣甚麼東西 當初本是官差 所以 沒有准價錢 不定剃的多疼 這才倡出酒錢來 (頭錢就是酒錢) 而 今頭錢之外 又給山兒錢 向來沒有舖子 不過湊幾副挑兒 搭個布 帳子 故名剃頭棚兒 (現時天橋一帶就是) 不然暗坎兒用溜月汪齋 中 申與張愛居呢 (江湖) 這行兒人姑無論手藝好歹 有一頂大的 毛病 就是沒活愛衝盹兒 有活話就多 只要一給人搭上那條手巾 立刻他也不困啦 聽賊 南天北地 苦這們一說 甚麼北邊兒快來一 隻鷄啦 鷄來了就要吃蛆啦 (區同音) 諸如此類 實在說不盡 你 越忙着有事 他越慢條斯理兒的不忙 而且各種謠言 多由這們傳染 細想與社會風俗 很有點兒關係 惟獨他們那祖師會 辦的可真不 錯 除去迷信之外 很有點兒自治的規矩 別瞧每人五天一個銅子兒 敢情實心任事 就能辦好多事情 大工商家 能不愧死

剃頭挑兒

北京整容行 原是個窮手藝 由打庚子以後 很是開通 如早先上國民捐 辦羅祖會 立養病院 捨本行的棺材 調和詞訟等事 都含有一種自治的性質 雖說每五天所捐無幾 也格不住集腋成裘 城裏關外 直到現在並不鬆懈 這行手藝人 除去愛說閒話兒之外 到沒甚麼毛病 惟獨下街的剃頭挑兒 (可也在會) 另是一個作法 雖然也有本京人 究竟不多 大半挑挑兒的 那出在寶坻縣 到了京裏 大家湊在一塊住鍋伙兒 每日在街上 甚麼人兒都剃 那股子氣味 就不用提啦 手藝好歹 那還能求全責備嗎 既打算省錢 也就不能挑剔啦 從中他有兩種特色 我不說諸位許不知道 只要說出來 誰也明白 頭一樣兒 水刷子老是轉遭兒一抹 刮完了前頭 後頭早乾啦 (不刷二回) 第二樣兒 是先頭的時候兒 永遠把人脖子一把兒一捏 外帶著手還滾燙 凡是北京手藝 可沒這兩說 按說呢 可不算舞弊作鬼兒 無奈既叫人不好受 也算一個大毛病

燕市積

二十二 北京華新報印

樂戶捐

樂戶一項 在警察上取締 並不算甚麼營業 因其性質關於風俗 不得不叫他們上捐 原仿照外國公娼之義 若不如是辦 恐實際上必多密賣淫之人 所以公家才俯就從權 認爲保護 畫出一定的處所 額設若干家 不准加增 有此一說 其中又生出弊竇 每遇歇業之樂戶 都拿捐票賣錢 近聞伊等倒一張捐票 都要千八百兩 不想爲一時體恤 反倒叫他們把持生財啦 此事雖非買賣 也算一行生業 既有弊病 不得不略徵說說 按樂戶捐票 如有歇業之家 應限日期到局呈繳 限內可以轉讓別人 限外即行註銷 更不得居爲奇貨 隨便託人 方爲正當辦法 執事諸公 大概早有方針

(已完)

